

漢書門
類號函架
二二二四
六二五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二 三 函	二	番號漢	4212
五 六 架冊	六	冊數	6 (4)
		函號	273 7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卷之九

繆昌期當時甫聞

熱東鑑云明甫

釋乘激可甫訂

汪邦彥說之謂

初相禁餘甫全輯

傳曰天以高物之本也

胡氏曰天地定後交氣

三

恒合卦一休。又為天卦六爻皆不應。否泰感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居上為感。恒損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為。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亨利貞取女吉。

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无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立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亨利貞取女吉。

下至會通 卷五

言後以心

則情相孚而事相濟故亨然情每易流於私必以道合不以勢合以義交不以利交利貞如取女之正則此无私感彼无私應得感通之道而吉

時解此節皆主事言新說在心体上言更佳感者无心之感也亨是奉豐无障隔也吳因之曰全節重一貞字交感决是亨通但所

為感者稍著一毫私愛便非本體必從天命人心發出我感人不著一感念人應我不著一應念全是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已之間也

須知亨字內已是正了聖人恐人以不正為感故指出貞字見感之以亨者全在貞耳非謂亨了又要利貞也取女句連貞字謂貞而如取女則吉也感通之正莫如取女也

以止貞

按上經彖詞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

言婚姻之事而首於感見之

止悅更切体

全彖合旨

全彖重止而悅止字尤重感主于悅止則不隨欲動

豈有妄悅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感之所以能感

准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

即以和平感而天下即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

感通者即故曰現其兩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

言也以此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机在是矣須玩一

所字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

下至會通

予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現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間无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必有應，有應復為感。感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何哉？卦体柔上剛下，是剛感乎柔而柔應之，柔感乎剛而剛應之。二氣感應以相與，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兌悅，是我之感專一不他，彼之應樂從无強人已，而感之正也。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是男先于女，既不越分，以少配少，又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此皆感通之貞吉亨之本也。是以有感固亨，然必利貞如取女則吉也。以感之道極言之，天地萬物同一氣也。天地以氣感

萬物，陽嗆陰吸而萬物莫不化。化資始生，流形矣。聖人天下同一心也。聖人以心感萬民，神道設教而天下自然。躁心釋而和，慈心釋而平矣。即此感通而推其類，吾知大而天地陽施陰受，情之合同而化，此感通也。衆而萬物聲應氣求，情之相得有合，此感通也。感之義大矣哉。

首節立氏曰：感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感加心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為感，皆也。惟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感字便對應字，无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

二節唐疑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无感。

也。允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無應也。感而無感應。而無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无心之感。所以為正也。惟感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皆不言心。或以二氣句解亨。止而悅。句解貞。男下女。句解娶女。三節。敬承曰。天地感。乃二氣之感。以无心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于感空。洞之中。自成一冲然蕩然之体。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于感。非其正。則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紫溪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感。順人心而無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无所不邪。一念正。无所不正。現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于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

極直上在

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如此看見字。有着落。洪氏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于天地萬物。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所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感之妙也。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上有澤。是澤以潤。感山之虛。山以虛受澤之潤。咸之象也。君子以為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潤。心非虛。何以受人之感。故未感而此心廓然大公。既感而此心物來順應。一惟虛中受人之感。與山之受澤者一矣。

〇

虛體即
元止受
以虛受
即是止
而虛
天也
物聖人
虛人
虛六

此心學也。以感通言。非謂受善也。虛无心也。虛受只是靜養。此心使空洞洞。則隨事至物。感以吾心受之。无有拒而不入矣。所謂中无私主。則感无不通也。无我固虛。有主則實。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窅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也。要識豕言感象言受。非有二也。摠是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来。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悅。按六爻皆主感人。而皆未足感人。如咸拇則微心。烏足動衆。咸腓則躁動。何足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為妙用。

自梅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為極。則自咸拇以上則皆空之耳。

六爻全旨 李氏曰。六爻皆主心之感。物言宜靜而不宜動。靜者循理之謂。感之无心。九四之貞是也。動者徇欲之謂。感之有心。憧憧往來是也。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則失之動。

君子以為外矣。如五之咸脢。又膠于靜而不能動。君子以為末矣。如程子曰。物來順應。靜亦靜。動亦靜。斯盡之矣。

看來以虛受人。可槩六爻大旨。蘓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况身乎。身息而後神存。是故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忘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何者。咸拇

紗論

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何者。咸拇

下全會道

卷五

五

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故君子以虛受人。虛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无意必固我者也。洪氏曰。人之一身心為上。思次之。言說次之。拇脢百体又次之。皆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泯。為而後感道盡矣。

○初六咸其拇

初六處咸之初。感于最下。是物未接而机已迎。事未交而心先動。故為咸其拇之象。

此未感而有。心將迎者。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

未傷於靜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其拇者。未感之先。而志先馳于外。有心迎之。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

不曰心而曰志者。志是心之動。心体无私。志有偏向也。蘓氏曰。心主于理。即日感日應亦在內也。心係于事物。即未感未應亦在外也。

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于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下經會通

卷五

七

居位三
善得字

六二以陰柔居躁動之地當感時不能物來順應常動於物為感其腓之象則心累于欲凶矣然中正之本體猶存使能居之以靜則順應為用莫非天理之當然而吉矣此方感而有心期必者居非不動不妄動也心循乎理雖酬酢萬變而居自若也此居字即止字下文順乃所以居止也順事物之來以為往非惡動求靜而為居也艮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感腓雖凶矣能居而得吉者亦以順理為感斯不為感所害也順即物來順應之順夫子恐人以戚感為居故提出順字以順言

居見非徒局守者葉氏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順應則於本體不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二陰躁皆欲動者九三當股之處不能自守而隨之若執以自信為為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如是而往本原之地所喪多矣吝孰甚焉

此既感而有心偏主者執隨是咸股之義咸股是執隨之象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艮主何以感于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為執字重正是他安之不疑心有所繫處執其隨猶云守定一箇隨人耳時說謂此文是隨波逐流與衆浮沉而不克

下全書通

卷五

自樹則志降身辱節義盡喪若楊雄仕莽荀彧臣操之類者來通
交宜以心上看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咸其股者二爻陰躁不處宜也九三陽剛而亦不處乎是所志
者隨人夫夫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主乃其與世披靡所執何
汚下乎

隨者柔道也陽剛而亦不處惜之之辭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
鄙之之辭按處字即止字居字三之不處猶二之不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以陽居陰失感通之正故設戒曰感物者誠能虛中无我

大公順應而貞焉則推之事感无不通反之心志无不得吉而
悔亡矣使或憧々往來前念未息後念旋生感心未滅應心復
起則始而以思窮物終將以物窮思此但其朋類從之其遺于
思外者多矣何以感通天下乎

九四不
惟无心
字亦無
感字心
无其心
心斯其
心矣

咸以无心為義柰何有思故九四一爻當心之處獨不言心者見
感之不可有心也无心即貞以无心處事則思慮不用而萬事萬
物應之有餘有心即憧々以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勞而朋類之外
應之不足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廣矣若執
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
往來不絕只不合憧々耳貞字與憧々相反唐氏曰憧字從心

從童曰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蒙昧未明，故營
、擾、心无定主。既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往来。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往来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
不至于感害矣。若憧、往来則計較橫胸，暗昧窄狹之甚矣。心
之所感，豈得為光大乎。

感害光大俱以心言。光大原是虛体，太虛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
其自往自来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思慮為憧、者，虛之障而塞
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末矣。

○九五感其脢无悔

悔乃足之

心不可膠之為有，亦不可絕之為无。一无所感而置心于枯稿，
象感其脢也。此僅无係累之悔耳。如感通之正，何

此如老釋之教，以无為宗者。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
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君子之志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耽寂守空而不與物感，志亦
末矣。曷足道哉。

不純淺也感以心為深也

曰末則所謂本者安在。貞與虛而已。疑菴曰：天地萬物不容廢感
正以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感不
可也。五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体之正乎。

告子之不動心病在于此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陰居悅終則工于媚悅處咸之極則專於私感是不能推誠相與惟飾巧言以動眾也為咸其輔頰舌之象凶咎不假言矣

舌動則輔頰頰隨皆所以言者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猶有狹矣况以口乎感以言已非心矣况无實乎故著之為不誠者戒諸爻取象各以其一上六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取象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脛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

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騰者誇張之意深病其實心则无感道其哀矣乎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恒 三三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常則久為卦剝上柔下分之常也雷風相與運之常也順動相資行之常也陰陽相應情之常也常故能久故名恒夫學而能恒則真積久而有貫通之機故亨且造詣焉而无

類復之厲。无咎。然所謂恒者。恒于正而已。故必精擇乎正而固守之。不流於異端曲學。乃為得所。恒久之道。推之事業。何往不利。不然。久非其道。何以致亨。而利往哉。

以理學言。恒無不已。不易。二義。惟其不易。是以不已。利貞。不易之常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恒字內已含貞字。不貞。必不能亨。而无咎。下面利貞。不過點綴分曉耳。亨。无咎。以心言。利往。以行言。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恒久之道哉。恒之所以利往者。由貞正也。若楊墨之徒。守非不堅。終无益于當年。悖正學也。名為恒而實非恒矣。

全彖意

彖曰全旨

全彖宜以道字貫恒者。謂可怕久之道。非守一隅而

不知變也。天下惟道為正。惟久于其道為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道本无息。何不可久。道本利用。何不可往。曰不已。即恒久也。曰終始。即不已也。天地得是道而循環无端。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得是道。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可見道者。太極之精。為天地人物之紀。化育何嘗止息。群類何嘗終窮。只一恒久之道。而天地萬物之情。盡矣。人能恒于可怕之道。亦能與天地萬物同運。而不可朽在一心矣。所恒一。所字宜玩。即正字。

串合何等融冷
可見亦以心言
直截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卦名恒取其久也。何所本哉。蓋天下凡分有相維而机有相須。事有當然而情有同然者。其常也。卦体剛上柔下。是卑高以陳。造化有常分矣。卦象雷風相與。則動散相承。非其勢之常乎。卦德巽順震動。是循理而動。人事有常行矣。二体剛柔相應。則彼此相資。非其情之常乎。惟常故久。此恒所由名也。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本義皆理之常理字。即下道字。此四者已含可久之道。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夫恒固亨而无咎矣。又曰利貞何哉。恒本有至正之道也。必利

于正。乃為久于其道。離正不可以言道也。常觀天地之道。易簡无私。是以萬古生成。恒久而不已也。况君子有體之學乎。此恒所以利貞也。又曰利有攸往何哉。又觀天地氣運如環相生。翕聚之極。即兆發散。未有終而不始者。豈君子學不足致用乎。此貞所以利往也。

久于其道。只是久于正理。正理即是常久之道。蓋正外无道。外无恒。惟貞乃為久於其道。而謂之恒。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无不正。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所謂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何不正之有。天地之道與久于其道字相應。不必添一正字。而正自在。蓋天无私覆。地无私載。

地之道也。此即正也。未嘗止息。是天地久于正也。看來天地之道。分明聖人指出道之本原示人。宜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說。更佳。而時說俱就覆載生成說矣。

終即貞也。靜之極曰終。始即徃也。動之端曰始。動靜原是相生。性久于其道。則學問已做至極到處。故曰終。學至極到處。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故徃所以利也。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斯通。斯久。下文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徃。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久于其道。即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權常變。闔闢動靜。何徃不可。曰利徃不已之妙也。此乃見其恒也。項氏曰。

聖人恒懷者以執為久也。故曰久于其道。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懼暗者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終則有始。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李九我云。如單出此節。始終二字。以人事言。不必主造化講。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以恒之理極言之。日月麗天。亘萬古而常照。日月一恒也。四時變化。亘萬古而歲成。四時一恒也。聖人至誠无息。而天下自爾化成。聖人一恒也。以此恒縱觀天地。則覆載生成。何嘗止息。天地之情見矣。以此恒悉觀萬物。則飛潛動植。未始終窮萬物之

此節二
重自意
久照久
得天也
以時日
月者
之伴米
終始相
生變而
不失其
常也

情見矣。恒道之大如此。得天得自然之理，非蒼天之形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為陽，化為陰也。久成歲功成也。聖人句重久道化，其心成，其信必言化成者，正見其久也。天下大化，非勉強歲時者能致，惟聖人仁漸義摩，垂之悠久，至于淪肌洽髓，自然潛孚而默化也。然則恒者，天地萬物之不已乎？正者天地萬物之所以不已乎？甚矣恒貴貞也。程敬承曰：天地萬物，摠不外此恒久之道，不可見，所可見者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即此是恒，即此是情之可見者也。或曰：此節即本終則有，一正字，蓋終始相生不膠一定者，乃所以成其為恒。感以感為義，而要于无感。夫地聖人皆无心于感也。恒以不易為義，而妙于變易。日月四時，聖人皆其變易而不易也。觀其所感所恒者，其以此觀之乎。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之象也。君子謂天下有當然之理，所謂方也。見真守固，卓立其中，不為事變移易，則恒以一德，恒不在易而在我矣。

方即道也。立不易方，即久于其道也。止于是而不遷，任他毀譽，是非紛華靡麗，搖他不得，謂之不易。一說：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

非知方
有隨時
變易
方合卦

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乃所為不易方也。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昼則必夜。而復昼。寒則必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按六爻之戒。為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巽体。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六爻合旨 恒之道要歸於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即貞而不知變。

非貞也。初之浚恒。可謂貞乎。三之久中貞也。所謂久于其道也。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

意焉。

按恒有不易之恒。窮天地亘古今而不變也。有不已之恒。寒暑昼夜其變未嘗已也。彼執不易而拘常。喜不已而厭常。皆非恒之正。惟法天地之道而恒久不已。則正矣。中溪曰。不能体常者不可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体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盡變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勢之變也。智者處此必見幾矣。初六柔暗。既不度勢。陰居巽下。又務深入。言必求聽。施必求報。蓋執理之常。不審勢之變矣。浚恒象也。是雖所求者正。而嫌隙易主。祇以取灾。難得益矣。凶无攸利。

初之病在一浚字浚求之深也貞凶无攸利甚言其不可浚也初六貧賤之交四則登樞要而不閤布衣者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之凶者蓋初與四相與之始則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

言深凶由来矣

心學本 巽卦旨

始字畧斷謂初交也深謂求望太過也

愚見恒言心學而初五上又言君臣殊非卦旨此爻亦宜主心學

言蘓氏曰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立

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氏言深造

必以道而深愚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則氣質有偏能无悔乎幸其爻中是存心有常

而本體不虧者故能補偏救敝變化氣質所以內省不疚而悔

乃亡

此即恒而能貞久于其道者悔自內出九二初當有悔其內省之

疚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故得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悔亡者以陽居下體之中是恒性在中而良心未泯故能覺悟

其非所以悔亡

不曰久道而曰久中中外无道也中乃恒性而恒性之明不息便

可久之 惟中 不及 言非可 久也

是久中。久中非有養心之學者不能。字有工夫。九三不相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而過剛不中志溢于上則持守未定。所以士林耻之天下非之為不相其德或承之羞之象貞而不相其吝宜矣。

此即詩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者病在不怕羞之者衆不知為誰故曰或夫本无德而不怕尚可言也。貞而不怕羞將若之何。承者猶入送羞辱與之也。不怕只是持守不定意不必泥志溢于上句謂易志于富貴利達也。程敬承曰三何不言凶而言羞也。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

為湯切也。且凶害尤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取象巽為進退三當風雷之變有不怕象。

○象曰不怕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原无德者人不嘗物色之反或見容于世惟有德而不怕人皆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指視之衆安有容身處也。

○九四田无禽

久于其道則內成已外成物怕而益於德也。九四久則久矣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守曲學而不知變則久非其道矣。成已成物皆无功也。象猶田而无禽雖田奚益。

三當怕而不怕。四不當怕而怕。所謂楊墨之仁義也。取象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并以巽初亦稱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道所在是吾人當久之位。久非其位奚功哉。猶田于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位即道也。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

○六五怕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守之不易。是一于順從。臣下極其貞固者也。為怕其德貞夫以君任臣。同為正道而守其順從之德。

此存時

恐偏聽生奸。太柔則廢臣道也。非君道也。在婦人猶可獲吉。在夫子必至于凶。可見順從之道。臣事君則可。君使臣則不可。

看来怕言心學宜以心學言為是。此即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大人弗為一樣。五非不常。但執常為常。非常之常。怕以惟安

所適為貞。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怕者執一而已。豈利往

之貞哉。可見久于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陸君

啓曰。以貞為怕可也。以怕為貞則失之矣。取象五居尊在震為

夫二處下在巽為婦。五係于二為沒婦。

○象曰婦人貞吉。沒一而終也。夫子制義沒婦凶也。

臣道猶妻道也。婦人貞吉以其沒一而終。臣之媚茲一人是也。

此存時

人君為天下主，猶丈夫制義，自裁可否，乃宜耳。苟從婦人之道，而君權下替，則凶也。

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在夫子則制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從婦者，從婦人之道也。此所謂執中无權，猶執一也。

按三不恒其德，昧于高明柔克之義，故以躁動取吝。五恒其德，昧于沉潜剛克之義，故以拘滯取凶。皆曰貞者各守剛柔之一節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怕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知時識變如此哉。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極處，震終又陰柔居上，是大臣當國，喜紛更，樂變革也。振恒之象，誤國疲民，莫此為甚。凶。

振恒以振為恒也。以振為恒，則不恒矣。王安石是也。

看來亦宜以心學言。紫溪曰：振作也，起也。一爻之道，宜順无強，宜漸无驟，上居震極，鼓舞馳驟之意太多，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進銳退速，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著意，亦不可着力。著意則淪于穿鑿，着力則陷于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也。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于終也。洪氏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終日馳務焉而不知其盡。

此存時

也凶而已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能恒乃有功也以振在上動擾之極當如社稷蒼生何彼固喜功豈知大无功乎

在上二字重矣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在上不惟无功且大无功而凶

遯 三三 艮下 大壯 三三 乾下 震上

陸氏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為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為君子也

遯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群枉成風君子何可不遯故為遯大君子能遯則自信自樂不殆不辱不其亨乎若小人則當以正自守不可恃浸長之勢而遂凌轢君子乃為利耳

按姤雖一陰生然陰猶獨而未群此則浸長成群殊非姤比故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曰亨者言遯則亨也此時小人雖无害君子之義倘戀不知去終當取禍故聖人以亨醒之使君子知時以避小人也然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亦非小人之福故以利貞戒之使小人无害君子也或曰人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况二陰雖長猶未盛而迫陽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豈仁人之心哉

看避字
異

則此避不可以退藏言。乃隱而不露形迹之意。寧武子沉默免患。即此義也。象但云遠小人。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亨者。必遯而後亨也。于卦何取哉。卦體九五當位。君子有可為也。六二正應。小人猶包承也。然自識微。君子觀之。則我之德望未損。彼之讒。蒙未萌。及是時而遯之。潔身未辱。正志未降。是能與時偕行矣。此之謂嘉遯。所以亨也。若禍已迫。則不得去而所損多矣。安能亨乎。小利貞者。以二陰浸長。勢必至于殄滅。

善類故聖人戒之。然則遯之時義大矣哉。遯之時。以遯為義者也。但昧時勢者不知遯。惑祿位者不能遯。必有見幾之智。克己之勇者。能之。處之甚難。所以為大。

時字最重。遯之所以亨。全在時上。玩一而字。便見不遯則不能亨。時行是遯得恰好。无圭角。无痕迹也。聖人先幾應世之妙。全在時行。浸長者如水之浸。以漸而長也。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遯止言時足矣。又白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遯。而得其宜。又决之蚤。謂之時義。即與時行之義也。唐氏曰。君子之遯。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剛决。所以善存吾道。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

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夫哉
 或曰大字不必以處之難上說時從外遇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為
 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奇剝世道
 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于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
 按諸名公看遯字多異遯而亨非以退而亨也无入不自得即隨
 處皆亨也君子依中庸而後能遯世易稱龍德而後能遯世遯豈
 徒為隱逸者哉只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驀然而起出于事机
 之外如一言一動皆識幾先有對面相遯而无痕迹者是其遯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若遠而去者遯之象也君子得遠小人之

看字

是相
非退
也

道為遠之道不必嚴聲厲色但莊敬自持凜不可犯則德威惟
 畏小人自不敢近亦如山之遠遯于天也

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遠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
 自絕于君子程氏曰君子以天道自處過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
 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于其下而邈不可
 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惡是有形之峻厲嚴是無形之
 剛方李氏曰君子之遠小人遠吾身之小人也吾身之小人遠而
 在人之小人俱遠矣若合彖出題則不惡而嚴與與時行不可
 看做二項與時行遯得无形迹即是不惡而嚴湛氏曰遯者蚤見
 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于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

一經會通

二十一

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六爻全吉。能知與時行者可與言遯。則時之一字可槩六爻之旨。知時者其五之嘉遯。上之肥遯。四之好遯。三之固志。失時者其初之遯尾。三之係遯乎。遯豈好為隱逸哉。聖人无心忘世亦無心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撓乎世味。惟時而已。故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志者季木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程啟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心焉。上九則并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之道貴早見不貴遲疑。貴速往不貴濡滯。初居卦下在遯為尾。衆皆早決而彼獨遲後。明哲保身者似不若是。故厲此其去之不早也。禍且及矣。况可用之以往乎。

時說勿用。句指未仕者言。看來宜指戒遯尾者。往者往而有為也。勿往謂當斯時不宜有為也。觀小象自見。程氏曰玩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遯尾者
意欲往
耳勿用
宜指戒
初六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之厲以其往故災耳向使不往何災之有

洪覺山曰遯卦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尾也遯尾而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窞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遯時而二有中順之德中則知時之當遯順則不違時而不遯故與時偕行守必遯之志祿位不能羈縻象執用黃牛之革雖欲解之而不能矣

執用黃牛之革非必于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三公易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要識中順二字有堅于內而順乎外之意。象引謂中順自守即是遯不可謂中順自守然後遯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君子當遯時未嘗无遯之志。但或係或好志多不固。二之執用黃牛其志確乎不拔何其固也

陸庸成曰遯之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遯則不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旦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氏偕驩。小人

日在前而我自遜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不言遜所處不可遜也。但論其志耳。志固而小人不能勝我。亦不見我之所以遜。此謂不惡而嚴。或曰遜以二陰浸長得名。則初二兩爻皆小人無疑。何以作君子解。初與四應。四既遜矣。初猶尾其後而追之。即謝事之後。尚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勿往也。二與五應。是包承之小人也。聖人慮其為眾所惑。曰執曰固。志因其善念而堅之。皆所以為君子謀也。

九三係遜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當遜時。下比二陰。是縻戀小人之私情。不忍去者。係遜之象。如是不但有損名節。而疾且有中傷。而厲也。然此係戀之私。惟

畜臣妾則可得其懽心。施之于遜。豈其宜乎。

係遜為私情。牽係不能遜也。非貪位嗜祿之謂。疾者行之癖。厲者身之危。畜臣妾吉。非與之詞。極言係遜之无所利也。取象臣妾。艮為闈寺也。

○象曰係遜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遜之厲。則志氣不振。名節有虧。有疾憊也。所以厲也。畜臣妾吉者。係戀之情。施之此則可耳。若出處去就。大節悠關。豈可係戀用乎。

憊字是形容其疾之甚。勿作厲字看。言係戀之久。正氣消亡。力不足而困憊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一說畜止也。下体艮三主止。

此語甚
許乾二
得所全
在九二
每止之

也。使二陰止于內而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奮乾剛以盡去小
人為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應初六。是小人包承名位如意。獨无好乎。然乾體剛健。毅然
絕所好。以遯焉。此義理自克之君子也。故在君子必能好遯。而
吉。若小人則不失之尾。必失之係矣。能好遯乎。

程敬承曰。好字要看得細。四乃剛健君子。豈有私好于小人。但陰
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
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故曰
君子吉。小人否。否讀作如字。非否也。言小人不能好遯也。時說

于否字作凶字說。謬甚。蓋小人何必遯。君子有好不絕。亦小人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喻義。小人溺利。故好遯。惟君子能之。豈小人可望此乎。
項卿曰。天下事有斷。乎。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
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應亦柔順。中正是在已。既無疵在人。又順
承。似未可遯也。但時當遯。為能炳禍幾。先與時偕行焉。此處遯
之正道也。全名全節。不殆不辱。何吉如之。

嘉者。遯得恰好也。若形迹不安。然後遯。或待小人有言。然後遯。便

不嘉矣。程敬承曰：遯何以嘉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陽剛故能遯也，中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猶得畜陰，九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之嘉遯貞吉，以其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

正志是立得主意定也。按二之遯曰固志，五之遯曰正志，可見

君子出處去就皆關於志趣。若四則不滿志，所好矣。上則得志遠

去矣。初則志之不决，而三則降志矣。游氏曰：正志者，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于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明决不足者，不知遯當乎事任，係乎私情者，不能遯。上九陽剛

居外无應，故超然得意遠去，百不關情，一无畱念，逸民之高蹈

也，則俯仰自適，綽有餘裕，何不利哉。

肥以心言，利以身言，有以其志可則其利可，像講利字者。劉牧

曰：處不逃名，遯而不遯，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

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攬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絕

肥遯 言不以

玩一五 以志 則志 言不在 原不在 俱有 身周

○ 无星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人心一掛物累即不能超然遠舉。肥遯无不利者由其心超物外。灑落絕无星碍故能如此也。

无所疑原其心无物累也。或曰在肥遯上着坦然无碍也是非不知利害不及何所星碍此可想見其肥遯之意。唐氏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艮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决至上則肥矣。

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无所疑獨

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干行不疑則利於行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无入不自得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决之无所疑乎。

姜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者疾憊之反也。

○ 大壯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四陽盛長是君子滿朝勢能有為故名大壯。夫君子所以壯者

五 上取 五 俱有

非以勢之強以理之正也故必禮義廉耻為立身大防忠厚正
直為立朝大本則正氣發揮群枉帖服乃為利也

張兩若曰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
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又教他利貞蓋貞非獨行己之正
若有此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君子非不壯
也而失之踈元祐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激踈與激可不戒哉
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
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
義特下個固字欲君子保其壯也 看來貞在動處講洪覺山曰
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謂大之動者利于正也

其常解

彖曰合吉 全彖要將剛動與正大看得合一 大壯以剛動得名
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正大天地之情不外此剛動君子剛動而
至於正大則君子之作用分明一天地之情是君子之正大與天
地同也情以發用言剛動處已含天地之情而至此可見即於動
處見也 管氏曰大之壯也天啓之也而成之則本于人大之正
也人之常也而極之則通于天此語可會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卦名大壯者卦体四陽盛長是正人君子充滿朝端大者壯也
何以致之卦德乾剛震動為剛以動是其以道律身以義制事
而見之動作者莫非天德奮迅所以壯也故名大壯

剛動二字不平。本天德之剛而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揚氏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惟天德時動則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所以大壯也。故字緊承便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以理而保利貞之意隱然在矣。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利貞者豈強以本无哉。蓋大者自无不正，未有賢人君子而容有入于邪者也。即此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天地所以覆載生成者，止此一無私曲而化育无量是天地之情以正成其大也。然則大壯不貞而能保其大乎。故曰利貞。

大者正也 非謂大者却要正言 大者本无不正也 不正不可以言

大正大二字不平。緊頂大者正也。來天地之情可見。前講姑依時說，推到天地說，看來似隔一層。該就君子身上說，為是彥陵氏曰：天地无情，惟理所在。君子惟以正成其大。天地所以憺屬意耳。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君子而使之壯。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体耳。如存之以待小人心之動而過防之。于天地正大之情拂矣。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象也。君子以克己之學為大壯焉。蓋性原至剛。惟私累則餒矣。故非禮即私也。研之未形。絕之將萌。從念慮之間。克治之不使履于外焉。如此則私淨理還。浩然之氣常存。君子所為壯也。

弗履是心上工夫。不是制于外者。全要發自勝二字。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面着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須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方不形于動履之間。苟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強。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于禮義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

非禮即非禮
即是大動
即是大動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中。而後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勿者禁止詞。弗者以正為主。則自不履矣。陸庸成曰。禮者貞之矩也。非禮弗履。總歸一貞。所以揖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

六爻全旨。六爻之皆利貞。盡之矣。利貞者。不恃其壯也。故六爻須得不壯為佳。初履壯始而用壯。故凶。上履壯終而用壯。故弗利。三恃壯故厲。若五失其壯。則无悔焉。惟二四之反正也。則吉歸之美矣。

蘇紫溪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為之日也。而利貞之戒。倦者。惧其

進不以正而終至于陵遲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事亦多矣。顧陳實之操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于偏安。韓范之畧不兢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于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于寧一而不以為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為于天下而不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害有象。吾心之私其害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難。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孫氏曰六爻俱以君子當壯時建功立業言不主任進言有作進而去小人者亦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陽剛雖有可為之才而居下則不當事權乃因君子勢盛恃壯妄為乎是壯于趾也。夫以踈遠小臣一旦舉天下事誰吾欲為則君必疑臣必忌其凶必矣。趾取二義一居下一進動也。初九非有凶道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位卑言高交淺謀深力小任重鮮不敗矣其孚窮也

一說蘓紫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倦然以誠信教天下也此又有孚解為必其孚窮解作必窮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未免恃壯而不得其正然所處得中則心猶知

循理故戒之因中求正斟酌于行事之間務非禮弗履而貞焉則內不失已外不墮奸而剛之壯為无窮矣吉

王大臣為治說所謂以禮飭躬善維壯者歟有不主因中求正說亦可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正也二乾之主君子之領袖故以正處壯耳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貞而得吉者由其內有中德則无乖无戾自不至血氣用事也蓋事從心造心无偏私則事无過舉此所以貞而吉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韓求仲曰由二而上上則羸角矣由二而下初則壯趾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中者不偏不倚

且中
壯者
二壯皆
壯者

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初三之過于始而補初三之敗於終者。歟。故貞吉也。

李氏曰：爻詞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是君子恃壯而妄為者也。以此處壯，吾見小人者正抱快，而欲逞于一擊，固不勝其疾視之狀。而君子者乃不深慮過防，旁若無人，蔑視小人為無能為，是小人用壯而君子以用罔處之也。是雖所為皆正，能无反噬之厲乎。其貞厲之象，猶羝羊觸藩羸其角也。是君子不能困小人，反為

小人所困矣。

原若一
不待一
得意氣
即是罔

君子小人不平專主君子說。用壯是憑恃勇力，不顧理義，固壯也。用罔是蔑視小人，一无顧慮，亦君子之壯也。壯未為病，全在一用字耳。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一用則為強暴。雖于義理不遠，而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血氣便是罔。厲者危之也。蘇氏曰：小人陰藏机械，方設藩離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如羝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必摧，適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則君子亦何取于用罔為哉。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恃血氣之強，用壯无足怪者，乃君子而亦用罔哉，所愈幾

何安得不用困乎

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做之意

一說作推原說亦佳謂小人之用壯由于君子之用罔也蔑之以

為不足裁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于我矣蜂蠶有毒而可輕乎

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

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

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无也壯

反為小人用故无也然則君子之勝小人惟以理耳若角力則必

不能勝小人而壯反為小人所用

一說君子小人俱指九三說謂以壯待小人而以罔待君子也

其角則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以難之蓋四之藩陰為藩也三

之藩陽為藩也以陰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

而復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以陽居陰有躁動之悔矣不極其剛猶有反正之資也故因

占設戒曰處壯者若能不恃壯用罔而貞焉則進无所拂道可

大行吉而悔亡矣以此取象于羊不猶藩籬決開不至羸角者

乎取象于車不猶大輿壯固不至曳輪者乎所謂貞吉悔亡蓋

如此

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吉者得遂其進悔亡進不以正之

悔亡也。唐疑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亡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是群枉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則道可大行，澤可遠施也。以此大輿之輹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程敬承曰：不壯而壯，之大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輹，大壯之象也。輹壯則車強，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取象張氏曰：四以上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藩決不羸者，蓋四以貞處之，則人心无忤，事勢不乖，故經綸於意而不為群枉阻矣。尚往也。

商象一
象故不
申下句

尚上也。上往得遂其進也。本貞上來，唐疑菴曰：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趙汝楫曰：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其可妄動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剛以動也。五陰柔无能為之才，居中无必為之志，是衆皆勇于有為，五獨安常守分，剛壯氣習頓，然脫去有喪羊於易之象，此僅无恃壯之悔耳。

以小人
隨君子
言甚合
對首

程敬承曰羊群行而喜觸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一說易作和易之易。以下四陽皆君子。五上二爻為小人。鄭氏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也。以和易處之而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无所施矣。是為喪羊於易。聖人蓋教小人。逐君子也。象曰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據君子之上。固宜避位讓賢。者不可與抗也。

○ 喪羊于易由其以柔居中而當壯時處位不當剛果不足故也。位每傷于所恃。位不當明其无壯可恃也。姚氏曰以柔居中何為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為也。項氏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狼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志固壯矣而損本柔才則弱焉。乃恃壯妄為如羝羊。

下至會通 卷五 三十七

不能退
不能進

觸藩不能退。然才不足以濟志。則前進之不遂。而无所利矣。此
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事机。艱以處之。則天下事可以徐觀其
勢而漸為之。圖得遂其進而吉矣。奚以積柔為病哉。
通節重進一邊。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兩不能
字俱從觸字來。聖人為世之喜觸者。皆起于易心之前。故著其辭
若此。周用齋曰。大壯以剛動。成亦以剛動。敗上六幸其不剛。故以
艱戒之。洪覺山曰。不詳審于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後知艱焉。
其亦壯終則變也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其壯終動極。不詳審于時勢也。咎矣。既艱

而得吉。則可以尚往。而不遂之咎。豈長哉。

詳者。此心精審。量力識時。无踈畧也。不詳。即不知克艱而慎也。凡
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
當務詳。以勉于咎。張而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
藥。

晉 ䷢ 離上 明夷 ䷣ 離上 坤下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
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

晉 ䷢ 離上 坤下

○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書

卷五

三十一

晉進也。卦象值可進之時。卦德具可進之德。卦變遇可進之君。故名晉。人臣有是三者而進也。當為安國之侯。藩屏國家。擁衛社稷。有佐命之殊勳矣。用是而受君寵。不惟錫馬蕃庶。寵予之厚。又且昼日三接。親禮之殷。康侯誠千古之奇遇哉。

康侯不是開國之侯。安民之侯也。晉之時。君明臣順。有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于康寧。侯之力也。后以和順得眾之績。上通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以為大明之世也。程猷可曰。錫馬昼接。亦不必指報功。只說當晉之時。明主在上。人臣有能。治安國家者。君方寵任之。當受大賜。而被親禮也。非前有功而此方報之謂。取象屯。豫。建侯。震也。康

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為牝馬。為蕃眾象。離有日象。五

為明君。二為康侯。自二至五。歷三爻。三以象。

彖曰。合吉。唐巽菴曰。明出地上。日之出。升進也。順麗大明。亦進

也。柔進上行。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有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

大明。自五之進。則不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于

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昼

日三接也。此極言上下之交。進之有道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卦名晉者。言君子升廟堂而大經濟也。有進之義。故名晉。辭

曰康侯云者何哉蓋人臣之進錄功者時立功者德報功者君卦象明出地上則世道清明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順而麗乎大明則恭順事上竭忠效力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則徽柔在御崇德報功有其君矣三者既備遭逢之奇能不進而膺主眷乎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登日三接也

程敬承曰晉進也蓋以明而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順而句重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句重柔字柔故能虚心而禮賢張而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疑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所

為順麗也鄭孩如曰臣欲見功利于君之明君之待臣却不喜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裁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柔進上行非純柔也明韜于柔也故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進而照臨天下晉之象也君子体之以日本明也入于地則晦德本明也蔽於欲則昏于是以自昭其本明之德焉衆欲拂除一私不翳而虛靈本體與大明中天者無異矣

明德工夫在遏欲上用功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進而出于地故明耳則昭者止于撤其蔽而已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也

自昭明
德乃上
進根本

程敬承曰自昭非為人昭也。內省于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地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新之意。光四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潘氏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六爻全旨

按晉以柔順合德而成明良之遇則臣道貴順君道

貴柔。若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陸庸成曰處遜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也。

蘇說以進德言

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蘓紘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息其光。本体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故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即自邑之伐不以為勞。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以為恤。至于進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德于天下之效。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上應竊位之九四進見摧矣。可枉道乎。砥

愚重貞
言裕不
遇就貞
之問子
而轉為
訂耳猶
然貞也

一經會通 卷五

礪名節而固守其貞乃遂其進而吉也然此論其常耳設不為人所信亦當寬裕處之不急求知則不自失而无咎矣

貞與裕非二件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于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一躁念為并其貞而非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无咎裕正所以成其貞也程氏曰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

功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摧如人多喪其所守初獨守正无干進之心所以吉也裕无咎者蓋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正宜以道自重而綽有餘裕也

看獨字是純然一點尊德樂道之心若雜功名富貴之念則非獨矣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真心惟素

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別无以奪吾守故均謂之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無

往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也可无適不可行吾正也

一說行正句原所以見摧之故耳大凡枉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隨波而我獨欲行正此所以見摧也然因正而見摧又安可因摧而自失其正乎未受命舊說俱作聖人恐後之人不違寬裕之

下至會通 卷五

義故以未受命什之殊不知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矣張兩君曰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汲于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矣咎其能免乎唐凝菴曰罔字正與衆允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未交故四得而阻之惟未交故寬裕可以自由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自然受命四安得而摧之哉

六二晋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无應則汲引无人欲得君者能不動憂世之感乎晋

如愁如也豈可因是自貶哉直已守貞則中正之道久而必彰終受知遇于柔順之君矣不亦吉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乎愁如與摧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二之貞與初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此因其本貞而堅之受茲介福即是貞吉處受字宜看我能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自我受之无愧矣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者以二有中正之德則康國之具在我明主所必求也豈俾得哉福錫自王受自我矣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勿遂其進而悔也。與下二陰道同心孚，故得托交借援，遂其進矣。悔亡。

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

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不免于悔。衆允而

進，其悔乃亡。易因曰：三居順極，可進矣。猶不遽進，必衆允之。而後

進，亦以進為悔，恐其未免于悔也。

按初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微之人也。然非貞不能衆允，非衆允

而貞又何見。

衆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允之者，蓋初二以上進為志。六三志在上行，故行道濟時之

志為諸君子所信也。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權

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

則進而麗于大明矣。程敬承曰：與衆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

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君子以德居位，猶懼不勝，而四不中正，竊據高位，是德薄位

尊功薄享厚，能不畏人之見奪乎。有晉如鼫鼠之象，是雖錫之

公朝而貞也，難免削奪之厲矣。

中正諸諱皆作无德說夫无德何以衆允而悔亡宜

三說俱
有見

畏人分
則是畏
天明之
居

鼯鼠之喻曲盡鄙夫患得患失之心。貞字一說謂四无貞以進而固為貞。竊高位而欲潛據以為固。雖固必危。一說謂以此人而晉

高位其為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此初所以摧如也。本義云貪而畏人眾所未允故有厲也。鼯五枝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

窮木能遊不能過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枝而窮張氏曰詩以鼯鼠刺貪此之鼯鼠象其貪於進也。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鼯鼠貞厲者四不中正而竊高位是位不當則位適足以濟其貪耳此所以厲

晉登也鼠夜物也非能以昼進者大明之世而使小人竊位則位不當也。一說晉之時眾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故于貞為厲於

位為不當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本非純德之主而有悔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其悔亡矣然所以悔亡者必去

其計功謀利之念失得勿恤焉則王心既純王道自普往吉而无不利矣

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是負英明特達之才挾長駕遠馭之意

功利之私恐所不免此即是悔是五之悔全由恤失得而來故戒之勿恤者欲其純王之心也吉之道也无意于利而自无不利也

與顯
失會
誠同
蓋比
上有
水晉明

出地上
主坎離
印也

此所以悔亡也。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通爻只是一意。悔與恤俱就心上說，能勿恤，就是悔亡。非謂既稱其悔亡，又虞其功利之不盡忘也。

既云失得勿恤，又曰往吉，无不利，何也？蓋明主庸心于失得者，正為此吉利耳。不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而吉利。即在此矣。况晉當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眾允志行，而鼯鼠不得窺據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故勿恤者，王者之心。吉利者，王者之效。如時說以大明在上為悔亡者，甚非。六五不患其不明，患其用明之過，而有好大喜功之心。如漢武英明，不免多慾，致海內虛耗，勿恤之戒，聖人為慮遠矣。取象失得勿恤，六五離休中

虛故其中廓然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至治无心矣。無心而化自晉，往不有慶乎？

慶即吉，无不利。雲峰曰：用其明于功利之私，明反為累矣。故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易傳曰：六五柔主也，何悔亡勿恤？吉利有慶，兼有之乎？曰：主德尚剛，健晉之主德，不高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過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剛進之極是純以剛猛用事。圭角太露為晉角之象。奚用而可哉。惟用以治不服之私邑。則雖兵凶戰危而厲然勇決善戰。足以收功一舉。不至于敗衄也。吉而无咎。夫以極剛治小邑。雖罪所當伐而威不及遠。亦足羞矣。維用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利也。潘雪松曰。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可用于伐邑。但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殺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一說伐邑以克己言。克己極難。故云厲然極剛。可以勝私。不至從欲。惟危。故吉且无咎。但不能防欲于未萌。而徒

制私于已發。雖正亦吝。

蘓紫溪曰。伐邑以告自邑。推之猶言自治也。上九失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既有圭角。即著實磨礪。自伐其氣質之偏。而兢兢危厲庶可吉而无咎。如自謂貞而執之不變。安免吝乎。道未光。正與明德相反。天理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体。此必欲伐而去之也。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非一怒而安天下者也。用剛之道。豈得為光大乎。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何伐邑之有。一說謂

治私而以力過于外猶有隱伏于中。內休未瑩于自昭明德大殊。

明夷 三三 離上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中而明傷猶陽明君子見傷于柔邪也故為明夷然君子之道惟有一貞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得惟利于艱

難以守焉不正則失已直已則賈禍隱忍行志委曲盡忠斯善

處明夷者也

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

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是艱難之貞張婁東曰貞即晦其明

是也加一艱字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縮之則逆故必艱始

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

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名明夷者離在坤下明入地中而光輝不著故為明夷夫

明入地中固取於明夷之名矣而其義何居觀諸卦德內離為

文明外坤為柔順是睿知中涵而忠順外見以蒙國家之難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其德具緝熙而忠盡事殷遭紂亂

而見囚也非明夷之義乎何言乎利艱貞哉言時當明夷宜

自晦其明也蓋以六五近暗君宗國內亂无可去之義也五惟

柔中之德正志于內不形于外焉古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

艱貞前
解是艱
以行
此貞
姚承菴
以
行
之
貞
此
是
貞

蓋其遭近親之難而狎狂受辱委曲以行其志非晦明之謂乎所以利艱貞也

內文明二節不重文王箕子只是祀兩聖做個樣子。文明節只說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以處明夷也。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多韜晦善藏用之意文王以之見有德而遇難所以為明夷。晦其明句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然惟晦其明者能正其志見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能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事之不可去之不可直以正道持之又不可所默。周旋獨此志耳。

晦明與
止志非
兩層

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曲。千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為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蒙大難正志尚未說到文箕至以之方貼文箕講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日入地中夷其明者所以繼其明也。君子休此以蒞眾也不明則墮奸露明則傷厚故不以察。為明而用晦而明為政无急迫事无煩苛得蒞眾之道矣。乃所以為明也。張而若曰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

知者乃
能用晦
惠者却
其用明
故用晦
且身明

晦為明。晦字重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用而貴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用字最妙。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是道也。以蒞眾亦以處已。常則濬，哲變則為艱貞。取象蒞眾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者以坤養離也。

六爻全皆 丘氏曰六爻以商周之事言之上其紂乎五為箕子

諸爻皆
象人臣
乘貞也
則用時
而明時
之反以
宗戒也

之奴也。四為微子之去也。三為武王之伐也。二為文王之囚也。初為伯夷、太公之避也。陸氏曰：明夷之時貴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薛畏齋曰：明夷之時暗主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踈。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經。三通變而權。主于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无傷于明者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當明夷之始，去暗尚遠，雖降志辱身之禍未及，而得君行道之

諸名分
多從此
說

机已阻如鳥之飛而垂翼鳥君子將何如哉道既不行惟知有
去而已縱去以倉卒適遭其窮至于三日不食亦不辭也縱所
如不合動輒得謗至于主人有言亦不避也如是而所全大矣
一說主人多不作所適之主人謂傷未顯而去之或有疑其去之
速者然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能辨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
及而不能去矣故君子不以見疑而遲其行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至于三日不食豈獨迫于勢哉義可以速則速不食
可也

獨一義字則知君子為義而窮西山採薇亦只為此義耳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為股肱之臣其去暗主也視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
未切僅止于奪爵損權夷于左股之象及此不去禍將及矣宜
見幾而作如用壯馬之速以拯之則身名兩全禍可免也吉

夷于左股左股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
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于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
一說左股者在事之臣業與君同休戚豈可去者必急救正之義

方有補于君國又謂馬壯乃九三初九陽為壯健之馬藉以濟艱
難于萬一也曰吉乃為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無論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禱說拯
以速去
言宜就
區救國
解更
勉冕

二在明
休不言
明而言
暗以明
少晦也

六二之吉，蓋其知禍而拯，不與時遠順也。且拯之而速，不失機會，則其順也。順以救傷之法則矣。此所以吉也。則法也。一說，彖曰：柔順蒙難，則順者處明夷之道也。六二陰柔有明德，故能速于拯救而得其則。又一說，順是忠順，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則忠順不失。合于人臣之則。又一說，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拯，是為順而得其則也。蘓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者行不及食也。

此存
特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三以剛明負天下之望，而當暴主在上，宜除之以安天下，故向明除害，一舉而元兇授首，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必詳審于天人之際，不可以去暗為貞而疾為也。

蘇說為
正且與
彖旨利

南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也，不可疾貞，非計利害待其庶幾改也。貞，即艱貞意也。先曰南狩，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嚴人臣不軌之防。蘓紫溪曰：此文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炎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

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也。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為臣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為臣者篡弒之禍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有南狩之志。則非富天下而以吊民為心者。今得其大首。其志乃大得也。

志字多少含蓄。乃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八字坤

西。雖入坤為腹心之臣。然闇君徒言无益。徒死无益。則全其身。以存宗祀。以自餽于先王。固其心也。乃見幾而作。得飄然遠去。

鳥大獲我心矣。故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舊說入左腹。謂身居昏朝。蘓氏曰。二在外卦為股肱象。四在內卦為腹心象。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取象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明夷取股腹。

心意首為象明上下之分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明夷之時人心有去而不能者其心意猶未獲也。四既入左腹而得遠去實獲其心意也矣。

象有專言心者專言意者此無言心意見當此不得已之時得意

遠去甚快之詞。彥陵氏曰此文作微子看則獲明夷之心者

非徒為一身遠害也實為存宗祀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對

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暗地近暗君宗臣而遇內難也象為箕子之明夷符之

不敢去之不可艱難守正以受辱耳貞之至也當是時而遇是

君者利如箕子之貞也。

舊說上句將用晦盡發到利貞便雷同矣。看來箕子明夷處作內

難貞處方講用晦為是免于難即利不失其正即貞利貞即利艱

貞也。胡氏曰君子處平時易處明夷難處明夷而為微子比干

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正志

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文獨以箕子言之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外固晦其明矣然在中之明則炳乎不可息也使明有時而息何以為箕子之貞。

意不可

不滅

夫子恐人認箕子之受辱似于不明。故言此。箕子之貞正是明不可息處。當時一段忠肝義胆。无可柰何之心。至托之狎狂受辱。委曲用晦。豈明可息者而若是乎。

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奴。而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姚氏曰。宗臣之明德。宗社所賴以維持。不可一日息也。惟不息。故忠義炳朗。精誠憤烈。可與日月爭光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夫人君照臨四方。恃有明德。不明而晦。下之受傷切矣。故始也傷人。終也自傷。所謂初為

天子卒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故為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

所夷。然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矣。蘓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上六則不明而晦。明而

晦者。反觀內照。以為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為明。而反明為晦。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自極其明。以照四國也。自極其明。必反為暗。故後入于地。失其用晦。而明之君則也。

照四國不必依本義以位言自古亡國之主多是聰明之人高視遠覽卒之用明而明竭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此皆是失人君之則也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即是不明晦 潘雪松曰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 一說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曰箕子之明夷言六五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上六爻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于箕子之明夷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家人 三三 離上 睽三三 睽下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

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言遇不言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蘓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慎其睽也

家人 三三 離上 睽三三 睽下

家人利女貞

二五內外各正舉家无不正之人而家道成矣故名家人夫家之不正恒起于婦人而家之難正亦莫甚于婦人故正家者必先修身正內謹刑于之化于以植風化之本可也蓋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玩本義
光字則
男亦在
所貞矣

利女貞。非女子自正。是齊家君子正之也。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

全彖合旨 蒙引云。首節家正也。次節家所以正也。末復舉家正

而化成焉。則正家之能事畢矣。

皆來全彖。俱是什利女貞。當以首節為主。首節當以女正為主。下是推之而得正家之主。大義明于一家。又推之而得正家之化。大

義明于天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利女貞者何也。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美。治家之道。一正盡之矣。卦体六二柔正。是女秉順德而正位乎內。九五剛正。是男秉健德而正位乎外。男女各正。豈細故哉。即陽施陰受。陽倡陰和。為天地之大義也。然必先正乎內。而外可正。所以為利女貞也。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義。可見女子貞靜。不預外事。為內正。男子制義。不牽內私。為外正。內外正。則剛柔義明。唱隨道著。是陰陽不可易之道理。迺天地之大義也。曰大義見。關係甚重。信不可不正耳。唐疑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

大義宜
著男女
言不可
知時說
以天地

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 荀爽曰離巽

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然其父母之謂乎蓋五外卦之主是以父為嚴君也陽教宰之矣

二為內卦之主是以母為嚴君也陰教司之矣 故嚴君教行

于父子則初上秩尊卑之位父子也教行于兄弟則三五

定先後之序兄弟也教行于夫婦則五三四二嚴內外之

別夫夫婦也家道如是可謂正矣家正則化行俗美人也

倫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定矣然不先正乎內何以致此

此利女貞為齊宗之首務也 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君二句緊頂上正位來內

外截然何等整肅即此便是嚴矣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為嚴

也舍正以為嚴則嗚呼矣亦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

正男女也自內外位言則曰男女自主一家之政教言則曰父母

邵二泉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

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成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家

有所嚴憚故稱嚴君或曰父嚴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

之盡也讀上下之分庶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

嚴有不讎。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弟弟
恭。夫制婦聽而家道正也。天下定不作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
則盡乎家矣。亦不重定上見。一正而天下定。甚不可不嚴肅以正
家耳。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難于一家。莫易于一家之父子兄弟
正而莫難于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
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人出也。君子欲齊家者在修其身而已。
修身莫如言行。行兩端。故必議論真實。不為虛言。踐履純篤。不為
惰行。則言行修而身修。而家亦齊矣。

君子知風之自。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
也。至若身之所出。惟言行。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言而能
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為本之義也。楊敬
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
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告語切。防檢也。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節。
五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為彼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
即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陸
氏曰。女之正。惟順。男之正。惟威。无才即是順。六二止于主饋。德威

言亦

而巳。猶未足以盡婦道耳。洪覺山曰中饋何以盡女貞也采蘋采蘋以公侯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為循法度小而至干民之失德乾餼以愆一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象不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所以吉者由有柔順之德故能无攸遂在中饋而巽以從人也

婦德惟順故能巽指五即无攸遂意曰以者在閨闈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所謂絜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貴嚴九三剛而不中過于嚴厲一家之人能无畏之嗃嗃乎此雖人情不堪而悔厲然法度振肅而吉矣不然婦子嘻嘻笑樂无節終有敗倫壞理之吝

嗃嗃嚴厲聲在卦元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夫為婦綱父為子綱曰婦子嘻嘻者言其綱維之不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嗃義勝于情未失正家之道也故吉若婦子嘻嘻則恩掩乎義失治家之節矣故終吝

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變菴
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于始則為閑劑于中則為節。非有二
也。言節于三者以三在内外之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

解始存
何說作

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家相也。六四以柔正居上位。是能
開財節流富天下之家者。禮義生于富足。仁讓之風成矣。大吉
看來六四以一家之母言。不必主大臣說。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
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道也。一不言富何也。常事之婦也。
四則尊矣。富豈金玉之謂哉。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故
曰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而大吉者。由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也。順則有生財之
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所以致富而大吉。

此此甚
合非音
宜從

玩一順字。則頭會箕歛皆逆道也。若不作大臣解。則在位乃主
家政者。胡氏曰。二順以巽。四順在位。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
婦也。四位在上。其主家之婦乎。方輅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
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
道也。一說楊誠齋曰。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
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富而吉。而大聖人
之曰四之富非富而富也。父子兄弟各順其位。不相踰越。是謂

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內外交正禮教不感所謂雖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

類舊說
何字放
何處

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奏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曰假則又无所事閑矣故曰勿恤舊說五有刑家之德得二內助之賢王者以是徵聘淑女至于其家則君后協德勿恤而挑天之化成矣吉此聖主得賢妃重后一邊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為愛乃為假有家之道也

唐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閑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即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分不定則瀆即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為用者一說謂二五同德內外各正故能感假一家交相為愛相愛合一家言一說交字以交接言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以聯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

內情義不親則家非其家矣何以曰有家。

二十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之道慎始易令終難上以剛居終是當家道大成之日既能有孚以薦其恩義又且威如以正其倫理則情意浹洽名分森嚴家道愈久愈昌矣終吉

一家之人初開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孚矣而陽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儼如思不掩義情不瀆禮正家久遠之道无踰于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猶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終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于反身一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成矣一說孚與威无二

可孚
正所
成其
也重
也為

道孚即是威亦佳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如之吉乃反身自治言有物而行有恒之謂也豈厲聲色哉唐氏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開家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則開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由以正也嚴君之嚴以此豈真以嗃苦其家人哉鄭孩如曰威從信而來信從反身而來初之有事於開也三之不免於悔未信故也曰厲畏則有之愛則未也嚴於已曰嚴人嚴之

曰威、與厲自不同也。九五之交相愛也，非昵于情之謂也。關雎之所謂有別而摯者也。交相愛交相孚也，不閑而閑，威在其中矣。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於終而家道成矣。

睽三三 離上

睽小事吉

火澤異性，中必異志。是物理人情皆有乖異之象，故名睽。夫濟大事以人心為本，人心睽異，豈能大有為哉？僅可收拾人心，維持國勢，圖偏安之小事而吉也。

睽就世道說，人心乖離也。本義不獨曰異而曰乖異，蓋主于情之

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小事吉，在濟睽上看，所謂補偏救弊，徐以俟人心之自定耳。正對不能混一區宇，合天下之睽言也。小謂五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大事。睽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為，故小事猶可獲吉。如蜀先主眾雖乖離，尚未至分崩瓦解，三分鼎足亦可偏安一隅也。

一說馮文所曰：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眾志猜疑，批窾導郤，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小其事所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剿，四之交孚，五之厥宗，皆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所用者大矣。自古豪

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昂讓子產
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
惡而過視其事遂令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彖曰合旨

全彖重合睽上蓋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

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争而情通
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為卦也言乎始之分也惟分可合故當是時
而用以濟之若說而麗明是合睽也柔進上行是合睽也得中應
剛是合睽也不然天地何以叛而合男女何以別而耦萬物何以
分而聚可見惟睽也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同故曰睽之時用大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
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睽何也觀象于物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理睽也觀象
于人則二女同居中少異適人道睽也故名睽衆志既睽无
一可為何以小事吉哉蓋人君欲濟天下之睽非德非勢非輔
不可也卦德說而麗乎明是內既心氣和平外又善灼事机有
其德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才雖柔弱乃上操乎大宝有其勢
矣卦体六五得中而應乎剛是以虛中之誠收賢才之助有其
輔矣夫有三者之善是以當睽之時雖未能肇造區夏猶可延
國祚而係人心小事吉也然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亦知睽之

為合乎。試觀天高地下，睽也。然天施地生，化育之事則同也。成男成女，睽也。然夫唱婦隨，相合之志則通也。物以群分，睽也。然此感彼應，求之事則類也。可見睽者其靜而別，合者其動而交。不睽則無以為合，睽固生之之本。化之之原，所以立天地之大義，生人物之萬殊也。時用豈不大矣哉。

首節火澤之睽，于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要知睽者本同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

悅而即專，以君言，不必以柔進句。無君臣言，說與明俱重。麗者言和悅之德，與明相麗也。柔進重進字，應到重應字。鄭孩如曰：緣不悅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不為說。又說之善也。

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剛柔不遇，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乃合矣。是以小事吉。

三節推物理之本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無以為合也。蘓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非異以
同者也

火澤合体而性不同，中有異也。是以君子處世坦率平易之中，而有特立挺持之節，不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合義，不求合情，亦同中之異也。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

彖言異中之同，謂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為同也。象言同中之異，謂天下无事不以獨成，故睽須用合同，乃所以化異也。程敬承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為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為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之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即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耳。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祇終睽耳。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為同之道。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寔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

則人有異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異同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或見與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兩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欬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方其睽也，為喪馬為睽孤，為有悔，為天剝之傷，為張射之弧，及其合也，為勿逐之復，元夫之遇，為于巷之遇，噬膚之合，為有終為遇，兩然其後之合者何哉？以六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游讓溪曰：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弒之罪，始于猜嫌。故六爻

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二。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

○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必有合。而可濟。初无正應。濟睽无助。宜有悔者。然九四同德。

是情非素孚。而道遠相謀。自將協力共濟。悔亡矣。有喪亡勿逐。

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合矣。惡人之來。亦宜見之。庶可釋其

猜疑。免其中傷。而同道濟睽者。不為妬害也。乃得无咎。

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初與四本非正應。而同德終必

相合。如孫劉二人。原非正應。曹操南下。吳蜀皆危。同心協力。以濟

之是也。見惡人是遇而不絕。非往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

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

而甚其睽。合異為同。妙在一見。洪覺山曰。心邪而後疑生。疑生

而後睽至。初剗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疑于其心

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為復也。

蘓紫溪曰。曷言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迹異

而心同。故不成以孚也。曷言見惡人也。惡人雖異于我。而其人未

始不同于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

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

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有以惡人指四言者。程敬承曰。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為惡人。以四主睽為異故也。或曰睽

與

之時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辨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禍姬公不辨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以口舌故自定况四與初雖旬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交有迫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復迹有避而不可得者款以折其意處睽之用微矣取象陽象在下馬為人所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而遙則喪馬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之時正惡人離開傷善之日使拒絕之適以賈禍矣故初之所以避咎也豈得已哉

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見惡人以避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蓋世道之有睽皆起于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耳故于惡人以見為避不以避為避避咎免于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應君臣之分定矣當睽而為詭間是其咎也故必多方竭慮委曲相求或積誠以感其心或負罪以異其悟如遇主于巷焉而後明良會合乃為无咎

玩註必字與乃為字二句一串說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絀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者委曲之途也程敬承曰睽之時

蘇在遇
字巷者
步由之
也

若執殿陛之常禮如何得遇惟接合在尋常軌轍之外則下有遇
卷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哉厥宗噬膚所自来矣二止曰无
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求之太殷疑為邪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者委曲相
求正道所當然也

巷非遇主之地夫子恐人以委曲為邪故特明之 傳云委曲者

以正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已枉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應不幸居二四之間則見二從後援之猶曳其輿也見

四從前尼之猶掣其牛也見上生猜疑加以相仇之傷又猶其

又天且劓焉然本无是事者事必自空有是疑者疑必釋君臣

終以正合也无初有終

見字直貫到天且劓皆乖睽之象睽以為有可疑之迹也三

居疑地疑橫見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為有者終什之以

為无也故曰无初有終 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

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

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見者常說謂傍人見之有作

上九見有作三自見者更佳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

進以應于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徘徊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

見字兩
應上之
見上自
見也三
之見三
自見也
見字宜
至三言

成見。錮愈疑。既而疑亡。見什還為婚。婿遇剛故也。非上之剛。三亦安能以遇兩終乎。故君子貴剛。取象曰。輿曰牛。曰人。蓋車以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指三也。天去髮之刑。剝去鼻之刑。兌為口。而髮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為毀折。故有是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見輿曳者。三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迹可疑也。无初有終者。邪不勝正。終得與上九之剛相遇也。

遇剛遇字。着力看剛字。見上之英察。而三惟善遇。所以無初者有終耳。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无應孤矣。幸遇初陽。乃元善之夫也。故勢既相倚。心必相信。遇元夫而交孚也。然當睽時。間之者多。必危以處之。杜疑防間。然後可保其孚而无咎也。

主大臣濟睽說。遇字與睽字相對。全要四去。遇他孚。所以成其遇。厲所以成其孚。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豐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貴厲則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愜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終合而无咎矣。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二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危。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濟睽者四之志而不行者勢之孤也遇元夫交孚而无咎焉則同心協力濟睽之志行矣

本交孚而來可見大臣而欲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李氏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

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者而居中應二得賢共濟故悔可亡然非強合也二本五之宗臣當睽之時五既切于下交

有

說以濟 睽言以 往與 以合言 又往

厥宗以下申言所以悔亡也五柔居尊賴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宗二依五為主五親二為宗同心相倚之機一噬即合而入之深者也潘雪松曰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胡氏曰二五言君臣之睽一言合之難者臣道也五言合之易者君道也故二言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則得賢共事天下之睽可濟往不有慶乎

一經今道 卷五 七十四

有慶以濟睽言非人之慶而天下之慶也

趙汝楨曰父止言何咎象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

五能下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

豈止何咎而已哉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

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

上與三應本不孤也然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

之地夫剛則過暴不詳明極則過察多疑睽極則乖戾難合能

无睽孤乎故三本不失身于二陽上則疑其汚如見豕負塗焉

三本无受汚之事上則疑其有如載鬼一車焉由是積疑成忿

其先也欲張弧射之矣然而見之者疑也疑之者妄也後又脫

弧不射且知三非我之寇乃我之親由是往而從之群疑盡什

如陰陽之和而雨焉則其睽不孤而吉矣

睽孤是搃腦下三句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豕疑也載鬼疑又甚

也至張弧疑極而忿矣脫弧疑漸什也婚媾疑大什也至遇雨吉

則疑盡亡而睽合矣三疑而見上猶以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

三以為豕以為鬼矣非人也種惡業皆由見生迨其後也妄去

見滅匪但人也而又媾也可見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則愈信疑

然後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

下至會通

卷五

七十五

○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取象三至五互坎有承象弦木為弧本取諸睽。上居睽極有張弧說弧之象三兌休澤水有雨象。

人情有所疑則睽甚疑則甚睽今成遇雨之吉者由其群疑盡

亡故也。一疑无所疑曰羣疑群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

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承載

鬼等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

已。曰群疑之深也倘一疑未釋安能成遇雨之吉哉。

疑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无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

其窮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无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

稱吉。

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

氣和乃兩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為蕙見

惡入和以容之不為浼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為枉雖曳且掣

心无間隔雖夫且剝心无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通之容之之道蓋

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

故曰說而麗乎明以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

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往有慶也。

蹇 三三 坎上 解 三三 坎下

蹇 三三 坎上 解 三三 坎下

蹇 三三 坎上 解 三三 坎下

蹇 三三 坎上 解 三三 坎下

蹇 三三 坎上 解 三三 坎下

蹇 三三 坎上 解 三三 坎下

程敬承曰寒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寒坎上有
衆動而能出故為解寒但可來不可往解則來往皆吉而利西南
均為者取致養意

陸庸成曰寒莫先于已故反身修德解莫先于民故赦過宥罪

寒 三三 坎上

○ 寒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是世難方殷不可輕進故為寒夫寒固難
進矣豈終止而不思以處之乎但貴得其地得其人得其道寒
无不濟故往西南之平易則居天府都上游進退有據而利矣
若往東北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利也

又必見德望謀猷之大人資之以匡不逮乃利也是擇人又濟

寒之助也又必正道行之濟世安民而行不義殺不辜皆所不

為則天下歸心而吉也是秉正又濟寒之本也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西

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于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

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漢先主據荊州任孔明而信義愈明于顛沛是也 陸君啓曰坎

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

一陽為入坤体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

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寒之主方在大

大人宜
指九五
少與文
合則見
之者上
六也

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一說以九五為主。利西南以得朋言。蘇軾溪曰。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不難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往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為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効。所謂君擇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能止與
將用要
看得合

全彖合旨。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從違之準。登張弛之畧。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全彖舊說以首節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二節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豈宜止也。如此似分為二項矣。看來二節總是一意。俱作濟險言。能止與時用要。看得合一。利西南見大人貞吉。正是他能止處。謂止于其地。止于其人。止于其道也。正是他知處。彖曰寒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寒者險難之義也。卦德坎險艮止是有險在前見險而能止也。故為寒也。此非識時務者不能知矣哉。然欲往而濟之必有道矣。如所謂利西南者以四往居五而得中是據形勝可以恢復也。故利也不利東北者以四退入艮而不進是陷于險阻而地窮力屈也。故不利也。利見大人者以五誠賢豪往而資之當有翊運之功也。又曰貞吉者以五爻當位有得正之義正則无不吉矣。是當寒時而掃除亂畧削平僭偽者一出于正則紀綱振而反側消邦自此正矣。此貞所以吉也。一形勢一輔佐一名義三資備而後可以濟險寒時之用豈不大哉。

首節身當世難曰險在前迫近之意止非安坐以觀其難鎮定不

遽進也。惟能止方能漸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智。易述曰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智者。良之光也。

二節程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寒但見其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于艮之東北則陷于險而其道窮矣。益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寒之時土字分割。

僭偽比肩，邦之不正甚矣。迺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趙汝楨曰：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倘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得中，上六往有功，君臣德念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其大有如此哉。時用無上三者，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應有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峻險難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身之蹇也。德之不修，實致之，故反身以修德焉。或照檢念慮，或省察躬行，皆

德孚于人行，无不得，所以濟吾身之蹇也。

程敬承曰：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對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刮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敝壞，是謂反身修德。修則在在可行矣。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蹇斯濟矣。取象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艮遇坎為蹇，反身背坎便遇震漸向西南，有出頭之路，美象之反，即爻之所謂來也。未嘗來反未連來，碩皆不在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矣。

六爻合旨。五行可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

同患難者。故王臣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眾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六爻大旨也。李九我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大丈夫不

幸當蹇之時。一卦六爻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初六往蹇來譽

處險而能止為智。初當大難。方殷往以濟之。不陷于險乎。惟來而不往。則得明哲保身之譽矣。

處難之始。居止之初。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即是來而得譽。唐凝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李隆山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獲富貴而蹈危机。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

取象往以坎言來以艮言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來譽者非謂終于不往謂宜待時而往也使終于止何譽之有

待字極有味後來碩大之功皆從待來若遽以陷于險何益哉

蘇氏曰玩宜待之詞可見聖人无一日不欲濟天下渭水垂綸南陽高卧豈非待時而動者乎

○六二王臣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精忠之臣也正應在上方在蹇中是當主憂臣辱之日不避艱險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者豈為其身之故哉

提出王臣二字便見身任國事不容他諉者蹇猶言坎也二

艮体原不在險因其君之蹇為蹇則盍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

其心也揚誠齋曰諸爻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

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取象坎互

坎蹇象匪躬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

○象曰王臣蹇終无尤也

王臣蹇其事之濟不濟未可知即使不濟而忠貞一念已无愧于天下矣何尤之有

聖人恐人以成敗論人故以終无尤三字慰之所謂論是非不論利害。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

○九三往蹇來反

三當國家大難之衝往而濟險則獨力難成益以蹇耳惟反就二陰與之戮力共濟可也。

易述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陰即指二
六二極
未反非
止欲共
何耳以
苦正時
在

往蹇來反者豈強合哉內之二陰喜得陽助此來反所以安也陰柔不能自立故利于從陽內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困之以得往也。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于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唐疑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三四之連三上之志志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為知也。

○六四往蹇來連

四以陰柔當國家之難才弱難濟往則陷于蹇耳惟下連九三資其才力庶乎有濟。

連者連之以進也如許遠當祿山之亂必資張巡之謀是也取

象四在互離之中于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蹇非剛不濟往蹇來連者以九三剛當其位實有濟險之才也
當位不重實字陽實陰虛且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實以失陽為
虛如翩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耳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
陽恐過謀而无能為也

諸理齋曰三四俱作在位臣說人臣濟國家之難太剛不可太柔
不可九三太剛也反就二陰剛之資乎柔也故不陷于險六四太
柔也連于九三柔之資乎剛也故可濟乎險三止不陷于險者以
其附陰也四可濟乎險者以其從陽也

九五蹇朋來

五為蹇主乃國步艱難社稷傾危非常之蹇也故為大蹇幸其
居尊而剛健中正則位望既足號召信義又足招徠而朋皆來
助之凡智者獻謀勇者效力而蹇濟矣

大蹇者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也朋來者朋自外
來不但蹇者效忠而凡來譽來反未連皆景從矣鄭剛中曰
諸爻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朋來之
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為朋昔之往而蹇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
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

有以朋指六二合衆朋而來曰朋來即所謂利見大人也。張中
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蹇也哉。
斯時也正望群賢之來出其險以救其禍幸六二為之正應能朋
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國家之難苟非二居
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於下而來哉。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何以致朋來哉以有中德是顛蹶困踣而信義愈明所以鼓
豪傑之從也

中即中德也以其在蹇能守故曰節。洪亮山曰不言中道而言
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

者朋來之由也。鄭氏曰節是氣節操之節。註定不却十分堅
便是中節處。二五君臣當天下之任不可更諉其責于人才智之
人視之以為進止畏難蓄縮豪傑解体矣。故二五不言往蹇。陸
庸成曰坤曰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朋來解以四
為義故曰朋至。朋來者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
嚮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五之中節群賢景慕止曰
朋來君臣之分未定也尚在險中故耳。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蹇極將濟矣苟不附濟蹇之君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
五合朋來以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何也九五德位兼隆之

大人也。見之則撥亂反正之猷，獲伸于中節之君而利夫所以碩而去也

此爻如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從光武也。趙氏曰：寒之道，阨塞窮蹙，上當出寒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大之象，故云來碩吉。一卦惟上六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寒極而通矣。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象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往蹇來碩者，以其志在大君而思以效其忠也。利見大人者，以九五居尊貴者也。從之以示天下之有尊，非徒以德之故也。

一說：志在内，謂以安民為念。從貴無德，位言亦通。

周易會通卷之六

解 三三 坎下 震上

解 利兩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居險能動，不惟不陷于險，且出乎險矣，故為解。夫大難方解，民初安堵，理宜平易安靜，以培養之。故必剔除煩苛，休養安息，務為平易之政，而西南乃為利也。如其亂流盡殄，无所往歟，當偃武修文，來復其所，而安靜則國家安于无事，而又安矣。吉若遺孽猶存，有所往歟，又當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則國家不苦多事，而蒙福矣。吉此西南所以利也。

以治道言，利西南取平易也，无所往有攸往，正是利西南處。蓋解

下經會通 卷之六

下經會通 卷之六

下經會通 卷之六

則无所往矣。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若尚有所往非風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兩吉字總是安養天下意。孫賓菴曰。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本義兩若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緩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關脉維持元氣也。賴震兌者。賴坤以安。坤靜也。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取象蹇九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艮止之動。今往居

四其体震動為往故有攸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

全彖合旨 全彖重時字首二節人君因時而解民難末節造化

因時而解物難可見君之解民與造化之解物一耳。人君當法天行解也。時說云人君解民之難主于靜造化解物之難主于動。看来劈頭說險以動又云動而免乎險下面二往字俱動也。似分動靜者非。

李隆山曰。解者屯蹇之反也。蹇止于險下不若屯動于險中屯動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
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
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卦何以名解也蓋寒雖見險而止然險在前也不可言解屯雖
動乎險中猶未出險也未可言解此則居險能動能免乎險
矣故為解既解矣民命方蕪正不欲為苛擾故辭曰利西南
者以卦變四入坤体坤為平易之地而卦爻數多又衆之象是
所為平易近民必歸之往得衆也西南所以利也又曰其來
復吉者卦變九二得中是與時休息无好大喜功之心所以來
復得吉也又曰有攸往夙吉者惟以得中而往則制勝之謀以

定可成安集之功所以早往早復而得吉也是解之道也即
天地之道也隆冬之時天地閉塞及二氣解散然後相薄為雷
相和為雨雷雨交作矣雷雨既作則動之潤之凡百果草木枯
者以甲甲者以拆所謂二氣發舒而庶物露生天地所以成化
工者此解也解固以其時矣向使時至不解則氣凝不散物開
不遂萬物亦幾乎息解之時大矣哉

首節重一免字洪覺山曰蹇以能止而稱智解以能動而出險此
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而止乃稱
能止

二節往即動也西南坤地也未復二也惟无往故可往惟來復而

册來復

得中故可往而利西南。蘓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易述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若蹇難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此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為得中。解者，解其遺患，餘釁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敏疾決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二往也。往即本此中，以往夙亦得中之為也。有功在夙，上見往有功，即上文澤衆也。得衆故有功，往西南則得衆，所以早吉也。方伯兩曰：方其險之未解也，九往皆蹇，九未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

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往得衆，又曰：往有功。未節天地解，總不外乎時。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非解，无以運其心；百姓非解，无以遂其生。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紀聞曰：剝之碩果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甲折，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皆甲折形也。解之雨，即屯之雲。坎在上則為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澤已及物也。解也。甲者始出未申也。折則萬物出乎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矣。甲折二字不平，謂甲者折也。萌芽為甲，開展為折。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交作物難解矣解之象也君子于民猶天地于物故過則赦而不問罪則宥以從輕所以体天生物之仁解斯民于法網之密也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赦釋之也宥寬之也蔡虛齋曰赦過宥罪仁也過則直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仁之中裁以義也陸庸成曰雷合于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特加赦宥是王者所以播解澤而昭蕪萬民者也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

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有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方且援引于庶位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天拇者小人之賤隼者小人之鷙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絕則朋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无寧日矣夫卦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于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罪過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程敬承曰解難之散也天下之難皆小人致之故解難亦自小人解

之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惡而止而未嘗株連窮治之即是早復寃也悖解而國家无復有作難者世界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赦過宥罪與屏邪逐奸有二道也李九我曰初六所以解難也二四五上君子之解小人也三則小人之見解於君子者也

初六无咎

人臣變理于大亂之餘不可多事激變亦不可因循養亂初以柔應剛是沉潜運以明作以德澤煦育之未始不以法度整齊之既不太煩又不過靡何咎之有

此說以无為无咎與前說異

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不弛所以无咎一說解之六爻多言去小人初何以不言也在下无事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為君子有不待于解者故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詞簡以示意也以无為得也亦以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過剛則生事過柔則廢事能无咎乎初柔而濟之以剛寬而能猛義當不生亂而廢事也重柔得際乎剛際中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剛中秉道嫉邪之君子也故當群陰用事之日為能屏去邪媚則善類集而得中直之士矣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此入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吉

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獲去之也潘雪松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所來復中其道在開群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于此九二盖用太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群邪疑惑之情也三為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盡之意夫小人在君則君子固未有能得志者三狐獲則中直得矣取象二于地稱

西九家易坎為狐黃中色矢直物陽剛中直黃矢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貞吉者以其居下之中秉心大公而得取舍之宜盖吾心之邪媚既去故能去小人之邪媚吾心之中直常存故能用君子之中直所以貞而吉也

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當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不中正居下之上是无德而竊據高位者雖得必失不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處非其分必致寇至乎雖頌于朝而正

也亦可羞也

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
祿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詞矣且字致字宜玩小
人明知不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
愧其心而使之去耳不能自解此上六射之也此貞吝與晉之九
四貞吝同取象坎輿象亦寇象潘雪松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
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三為
負且乘象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位以詔德負而且乘則德不稱位亦可醜也以此致戎乃自我

耳安歸咎乎

亦可醜言就不見奪還為識者所鄙又誰咎言无所歸咎深明位
之奪非奪自我奪自我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大臣而與初應非其人矣幸其剛而能解故為四計若能
絕去比昵解去爾之拇為則偽朋一去真朋自来而相孚矣何
患同寅之无人哉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緊々相應拇足大指初象而汝也不
徒曰拇而曰而拇見其為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累
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傳曰必

解而後朋乎。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而拇者以九四不當位而應所謂私情之交。理所當解者也。時說不當位。無初與四言。看來宜專指四說。程敬承曰。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若當位履正即初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故解而拇者欲斷之以大義而不係于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而與三陰同類。是人君狎過小人。惟有解去而已。

解之外无他術也。此誠民社之福也。吉然庸君世主每外迫公議而內牽姑息。必以小人之退驗之。既退而後能為解。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在側。豈解之實乎。

此典九
四俱是
聖人為
之設計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惟有解去一著。維者有大義獨斷意。吉字緊。串誦曰。有孚者。恐五未必能解耳。立行可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君子患不能解耳。苟君子有解小人自退矣。何難去哉。

此夫子又為易之辭，歆動之，使必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三以小人據高位，猶隼在墉上也。上六當公孤之任，用解而除其之一舉，而元克就擒，猶射隼于高墉而獲之焉。天下民生之福也，何不利之有。

上六位上，則爵尊，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矣。易述曰：解至上六極矣。无所不解矣。貪殘小人猶擁高位上，六居動之極，當解之成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獲之无不利。至上六然後射隼，便見其藏器待時久矣。取象傳曰：墉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则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三居内外卦之間，故有此象。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蠹國害民，悖也。公用射隼，以除悖耳。豈私惡哉。

悖，亂也。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不容不解耳。彭山曰：當解之時，至于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說，隱民之雄，勢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庇，无不利焉。解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于力，不勞而夙，獲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損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墜庸成曰聖，人心乎為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究也。

解至解 極矣 解矣 無矣 解矣 有解 有功

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非獨處常，即涉亦利焉。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沈德培曰：損益弗是，兩項能懲忿，自然能迂改，忿欲便是過懲室，便是改能，改便是迂。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盛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為而何也。損稱有孚无吉，益亦稱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摠之皆孚誠所貫耳。損爻稱或益之，不損益之，益爻稱或擊之，莫益之，曾何判然兩截哉。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爻，然後為否太。為損益，咸男女之交，交而損則不交，損男女之不交，交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貴，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損，初二上而為四五者，不謂損。四益初為益上，五下而為三二，不謂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民不可損也。故損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彖曰：損上益下，民悅无疆，則其為益民可知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體損剛益柔，卦象損澤益山，皆剥民奉君之象。然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上下俱損矣。故為損，夫損乃出于常賦之外，非有國宜行也。願所損何如耳，必迫于時事无可柰何，以實不得已之

下至會通 卷六

下至會通 卷六

心。行取民之法。而不妄損。是為有孚。則人諒其心。樂為輸而
事易濟。其道為元吉。元有名而歛。有藝于義。為无咎。且此法不
獨行于一時。可為萬世權宜之術。不可貞乎。不獨施于一方。可
為天下通行之準。不利攸往乎。

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
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富藏于民。而
藏于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惟正之供。不謂之損。國家有大变故。大
興。華用度不足。不免于常賦。外有所科歛。方謂之損。蓋不得已之
計也。損本拂人情之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
必可攸往。惟損所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知。如此耳。

一說可貞。不是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无常。名色屢更。貞固
也。處得盡善了。志持得貞固。毋為朝更夕改。數變易也。

○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然當損時。何以用財也。以不得已取之。必以不得已用之。雖二
簋之薄。可用享神。夫國之大事。在祀而時。詎不可舉。贏此且可
損。况其他乎。

此舉華之至重者。以例其餘也。重用字。程敬承曰。損何以。必有
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
而下孚于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
是故四者之應。其孚也。二簋之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

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一說有孚不以不得已加賦言就儉德上說凡所減省皆出于實心。元吉。追古道之隆。无咎。无不節之嗟。可貞。儉可常行。利往。儉可通行。享以簋。即損所當損也。二簋可損。即有孚之貞也。舉祭祀而天下之用可知矣。蘓氏曰。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不必于損下以益上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為害。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孚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真誠。惴惴為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正是有孚。苟有明信。即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文何。以損下益上為哉。

全承合首

全承重時字。其道字。即所謂時也。有孚。即與時俱

行之義也。三提時字。揔見損道不可輕用耳。唐凝菴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下為全剛。上為全柔。此時剛過于有餘。柔過于不足。故損下之三。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當損。則損。時不當損。則弗損。可也。下本不堪損。苟復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反復言之。揔見下之不可輕損也。

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

卦名損者卦体損下卦上益之陽益上卦上益之陰是損下益上剥民奉君也孰知剥民即以自剥乎下損上亦損矣損之道上行也所以為損 辭曰有孚云云者損而有孚乃得四者之應矣又曰曷之云云享者豈常典哉禮以時為大二簋之用惟當損時則然耳且是時也非獨享祀然也觀之卦益損則以益柔者非他也時當損則陽不能常伸時當益則陰不能常屈也觀之物理損盈以益虛者非他也時不可終盈未幾而損隨之時不可終虛未幾而益隨之也卦畫物理皆不能外時損益矣况用享可遠乎

首節道者損之道不可說利歸于上

二節陸氏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丟去无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益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 洪覺山曰有孚以下彖詞備矣夫子何以不釋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應字要者謂與其時相應也非其時則不可矣言二簋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哉下二段正發明時字之義損則益柔在卦畫上說 損益盈虛二句舊解泛論物理與上文卦益相對馮厚齋則謂復釋損則益柔之義此說為是

益
後益
句合

蓋上文止從損益處指出時字。不曾指出時的緣故。示人。故此處又點出盈虛二字。見得盈者所以致損。虛者所以受益。皆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故曰與時偕行。上文語意重時字。此處語意重偕行字。有以損益盈虛作四項者。不可從。若以有字作儉德說。則二筮應有時字。作末世浮靡之時。聖人憂時之。敝而不復返也。故二筮用享。其即禮奢寧儉。隱然太古之思乎。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示禮有餘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以損吾心之所當損焉。于忿懲之。不為血氣所使。于慾窒之。不為外物所誘。此心學所當損者。

懲窒工夫俱在心源上。理會非待既發既熾而後克也。禁于未發之謂。人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忿觸之。欲誘之。豈其性共。忌怒觀理。大公順應。皆懲忿之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窒欲之學。懲治也。忿者惡心生而易僻也。窒遏也。慾者愛心生而易恣也。顏子不迂不二。是也。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謹恐懼。皆是先時功夫。六爻合肯。唐癡菴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

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

李九我曰。損者損下益上也。下卦當損。則過往之勤。勞勩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有益于吾君吾國也。上卦得益。則損疾之喜。資直諫也。十朋之龜。屈群策也。弗損之益。營休澤也。何也。君受益于臣。而民亦資益于君也。

陸庸成曰。損益聖人所以定賊中邦也。說言損。繼之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之。然自非懲忿窒慾之主。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

洪覺山曰。純乾過剛。純坤過柔。損剛益柔。而後六爻得中。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入也。則欲其弗損。則不及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則欲其自損。則致中。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當損時。上應六四之陰。救正之責在我矣。于是已吾私家之事。速往益之。以去陰柔之疾。而補其不逮。則臣責已塞。可无咎矣。然居下益上。分隔情疎。又必酌量淺深。而後因事納忠。可也。已事非已進修之事。只是速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就使莫要。

字在
字上
未

于已之事亦且已之而速往以益上也。酌損之正教以益之之道。全在未往時酌之往无及矣。非交淺言深之意亦非不可則止之說。只是損所當損便是酌。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豕以損所當損為孚。故薄禮可以享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為中。故適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適而適也。

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為應。皆抱陽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適恐其過剛而非中。故須酌損戒其銳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降其所報而任重。恐其好動而非分。故須元吉防其上也。

○象曰已事適往尚合志也

已事適往者以四之志正欲損已疾而求助于初。與之合何嫌。適哉。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是上與我合志。不是我之志與上合也。爻有酌損之說。聖人慮觀望者有所藉口而不往也。故以上合志激之。

九二利貞。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故利于守貞以高不仕之心。往則非貞矣。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君子豈必身出而後益哉。弗損所守之貞。則清風高節足以廉頑立懦。其益上大矣。何必以正取凶耶。

程敬承曰彖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遄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往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往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往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凶則凶而貞則利不凶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損則于己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之大者也蘇子瞻曰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為志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己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己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己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以臣道言五本陰柔之君二以剛中之臣應之是能以正色立朝抗

節致忠所利在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凶則不守其剛貞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弗損即貞益之即利也蓋直節之臣朝廷之福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利貞者以其剛中而以中德為志故利貞而不妄進也點出志字有確然不可拔之意利貞以事言中以為志以心言推原所以利貞之故既曰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陸庸成曰夫殫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為益故往欲遄

守已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為益。故貞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兌則兌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一爻卦所以為損者。下体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上六下。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是同類相與。或有異已者參之。必損去。此異已者而後同道相益。同心共濟矣。此致一之道也。

四句緊。相承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三兩字不必拘。兩者道義之交孚。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孚則雖千百其朋不

可
說者
臣

失為兩倫類。非偶則雖比肩相與。不失為三。胡雲峰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于上為得友。上于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无吉。二與五為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損由六三得名。故爻詞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詞極論損之成效。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一人而使之行者。蓋恐三則雜而亂勢。必相疑。故去之而後能合兩成一也。

疑者。疑忌之疑。程敬承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

祛疑。法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通則轉危為安。而益歸于已。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大臣有陰柔之疾者。能取初九之陽。剛益已。以自損其疾。烏然克治不勇可乎。使因初之遄往于我。亦遄從則有自新之喜。无終速之咎矣。

此大臣取人為善者。損其疾。非初損四之疾。乃四因初之益。自損其疾也。使遄者。誰使之。初之遄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遄則无待初往矣。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愆之疾也。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則其疾

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遄乃无咎。陸庸成曰。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恐其緩也。故利用遄。然初遄于為入。須酌其往。不若使四之自遄于為已。瘳厥疾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固憂之。損則可喜。夫无疾固可喜也。四賴人損之。同歸无疾。亦可喜也。

亦者。自其有疾。得損而言也。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以亦可喜。散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中順居尊。虚心以應九二之剛。是人君虛懷自損。以賢才

為室也。以故豪傑景從賢者，獻德能者，獻才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焉。則群策畢舉，可以迓天休，綿國祚矣。元吉。

此人君得賢成治者，不必以財賦貢獻說。或者不期而至之謂人君之益，莫大于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室，齊威以四臣為室，十朋之龜，信非賢人不足當之。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燭幾

決疑，或益十朋之龜，言得眾賢之助也。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弗損而益，有不知其自來者。故曰

或蘇紫溪曰：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

違之有。質卿曰：土字版章之益，之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之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

也。故六五之吉為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者，由其虛中尚賢之德，克享天心而自天祐也。不然益豈倖致乎。

質卿曰：益必有所自。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之行若翼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受益之極，欲自損以益人。然以上益下，惟不自損所有而下有餘賜者，斯无愧父母之責而无咎。然其所以弗損益之者，惟是田里樹畜，因民利而利之，一皆帝王至正之道，而非驩虞

小補之私。則道為盡善而吉。法可常行而利往。天下莫不懷恩。歸附得臣。寧有家乎。

傳不損民

弗損益之。即是貞。但弗損句。且槩說貞。則申明其弗損益之也。至于吉。且利往。得臣无家。而又何咎之有。時說俱以弗損句為純王之政。貞為純王之心。言因民利而利者。又无所為而為也。似不如前說佳。洪覺山曰。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家。蓋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以天下利養天下人。惠而不費。益之大者。如是。若曰以損為益。則所益者小矣。得而有家。則所得者狹矣。易述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

陽剛在上。艮体不動。而此者應者。咸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已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益。故无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于斯。方輒夫曰。損不難于正而難于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于孚而難于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无家謂无遠近内外之限也。傳曰。損有三義。損已從人。自損益人。行損道以損于人。四五爻取損已從人。下三爻取自損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居損之終。損極而當復也。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王者以萬物得。祿為志。弗損益之。无一夫不被澤矣。大得志也。

下經會通 卷六 九

大得德弗損來小惠與民弗偏也志安能大得

益 巽上 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為卦損上卦初益之陽益下卦初益之陰入君損已以惠民也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下益上亦益矣故為益夫益下者必中正

之道行之可久也必拯民于難其澤始深故當民際大平則宜

發政施仁使德惠旁達而民賴以安利有攸往如或民值顛危

則宜拯溺亨屯使困窮復起而民賴以濟利涉大川

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涉川如除暴恤災憐窮賑乏之類二

句俱就益下言 時說有以二句起益來言者謂國以民為本民

既益矣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向秀曰明王之道

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

動而无遠何往不利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川胡氏曰他卦

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無之蓋益以興利也

全彖合旨 全彖摠見王者益下之道非大光不可時者即所以

為大光也民生有欲王者動而順焉天地有官王者因而利焉皆

與時行也皆大光之道也然非本于中正者不能運而為才故中

正乃能利往而涉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

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窮

下至會通 卷六

下至會通 卷六

下至會通 卷六

下至會通 卷六

下至會通 卷六

下至會通 卷六

下至會通 卷六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卦名益者卦體損上益下是君能惠民、彼其惠說无疆矣、然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恩由上寃惠自君推發源于朝者下遍及于遐方絕域窮陬僻壤无一不被此其王道所施真有覆冒宇宙非若伯者之狹小平暗也、此民悅所以无疆也、夫以君益民、之益也、民悅道光則君之益多矣、故名益、辭曰利有攸往言益民于常慶自我集也、何以致哉、益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德而良法美意自无壅閉慶流宇宙矣、又曰利涉大川言益民于變道自我行也、何以致哉、益震巽皆木是才足極危而庙謨經綸以時而出道濟蒼生矣、極而言之

以解凡
益句照
何說反

學問以日進為益也、卦德震動巽入是既奮迅激昂又沉潛細入自此高明廣大日進无疆矣、造化以生物為益也、卦體陽下陰上是天以一而始萬物地以兩而成萬物自此大生廣生其益无方矣、夫動而能巽時當益也、而益以无疆天施地生時當益也、而益以无方是益惟其時而已、即是推之凡人事之窮而通失而得者皆益也、皆時之所值也、凡物理之虛而盈消而長者皆益也、皆時之所適也、不先時有益不後時不益、其與時偕行者乎、

首節下二句申上二句損上益下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蠲租給復等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自上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

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于下故民說无遠弗届故道
光洪覺山曰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是謂天道下濟而
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
大道夫豈人而悅之者哉

次節有慶即利往乃行即利涉益道之善也中正木道益道所以
善也程敬承曰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二五中正是其君臣共
畜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即民
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
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為才者也震在五行為木巽在八卦為
木在人則為才幹力量可以濟險乃字宜玩不遇盤根錯節无以

別利器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布施言則重德木道非偏于
才自臨難康濟言則重才大都益道大光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
濟

三節動巽要合看必交修而後進无疆施生亦上合看一施一
生合同而化其益始普被于萬物而无方夫學到功夫足處進自
然无疆物到氣化足處益自然无方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出道
字見其出于理勢之自然焉非人力所能為者道之所在即是時
况益之道三句常說俱是泛論氣化人事之循環者來即主益民
說唐疑菴曰况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益之若
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蓋下之益上益之以已

此解凡
益民
字

之所。有。下。之。所。有。幾。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之。因。施。于。天。因。生。于。地。而。為。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之。裁。成。輔。相。亦。无。窮。矣。烏。得。不。與。時。偕。行。也。有。一。時。不。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均。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于。益。者。必。過。于。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泛。論。其。理。而。意。歸。于。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而。言。所。當。益。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象于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過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

時講遷善所以存天理改過所以遏人欲分之各有益且理欲本相乘除去一分人欲便存一分天理合之互為益而新說不重交相助益二則字重雷厲風行之意當從之劉調甫曰君子受益全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故當如風之速如雷之猛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无留念改无停机洪覺山曰見則遷有則改无所疑二可謂大勇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勇莫神于初机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机之謂也程敬承曰善何

以遷象風改過象雷陸說

以知迂
以內有
與時推
移意

以謂之迂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見善不速遷此執彼
遷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益下有遷善象
損上有改過象。

六爻合旨

程啟承

曰益自上下者。則民之悅之豈驩虞之

私哉。上有孚以惠于下。下有孚以歸惠于上。下交相孚以成此
益也。五所以大得志也。受益如初而以大作重其報。或益如二而
以永貞堅其節。曰利用曰用享皆吉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
而亦利用。何耶。其告公而信從者。孚中之德。益下之志也。然則上
下之所以相孚。无非以益天下耳。而何上之求益不已也。利已則
損。損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亦時當然耳。

洵矣。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貴孚。與。

李九我曰。卦主益下。三爻皆受益也。上三爻皆當益下也。故初
二受上之寵益。三受凶事之益。皆益也。四大臣以益下為心。五大
君有惠下之孚。皆益下也。惟上求益不已不能益下也。非徒无益
而又害之也。蘓紫溪曰。上三爻益下者也。四五益下之益。非自
益也。始于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驗也。上莫益之損。非自
損也。始于立心。勿恒也。則驕太以失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
者哉。

下至會通

卷六

二十一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居下而受上益是仕藉初登君恩已渥不可不圖報也尋常
作為豈能報稱萬一哉必用為大作乃為宜焉又必大作者盡
善盡美斯可自靖而无咎不然其不以新進喜事致咎者幾希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
初故當為報稱之極圖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
上壅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其理可通于此矣。潘雪松曰陽本震在下有大作之象所
應巽主又能任之宜為上興大益之事。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
興利。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元吉而後无咎者位卑在下本不當任厚重之事也使非元吉
欲以樹勲適以賈罪矣

厚事即大作厚重之事相職也初微臣而稍任之不當則咎矣

一說不厚事謂不經練重事若云分不當任何以為之利用

初報君而圖功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植節要其終見純
臣之心无非報此有孚之主而已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虛中處下是忠順事上臣之貞也故精誠見諒于天子朱
紱介福不期而至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者為二當此時

弟永守此貞而不變則君寵不衰而吉然必如王者用享之誠
上格于天乃為貞而吉也蓋天難謀焉可誠格况君乎哉
程敬承曰益六二與損六五同而損曰元吉此何須永貞蓋五君
也受天下之益之自天益莫大焉故曰元吉二臣也所受者君
益也見中多渝節柔道恐難令終又况震動易變不若損五之
艮止不遷故必如坤之永貞而後可永受其吉也要以人助即是
天助格君則可格帝天人上下其理一矣曰享帝吉者以明貞
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貞也二純臣上益之以吉事而道可通
于天三偏臣上益之以凶事而道當通于君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或益之者蓋六二虛中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至是出于意望
之外而来者故稱或焉
无心求益而益至表二之為純臣也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内来矣
此與比有他吉同不可泥衆无定主之辭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不中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不當得益者也然處益下之時既
當得益居下之上又危地也故益之不用吉事而用凶事或換
之艱難處之險阻雖非遺之以安而警戒震動豈无益哉借此
補過何咎之有然上之益以凶事其責成之意有在也故必有
孚存心中行制事然後通信于君如告公用圭庶有以慰其責

孚中二
字不平
中行根
有孚未
本此有
孚之心
而以中
道行也

望之心也。此所以无咎也。

凶事非益用以震動乃益也。无咎只以理言，非已无咎了，下有孚
中行正為之計，使无咎也。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後抱此去陳
于君前，只是盡其道于已，以慰吾君責望之心，便是告公而用圭
以通信者然。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
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有孚中行欲合于六二中正之
德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事公言之，益下以大公為德耳。
取象凶事處震之極震動警省，所以益之也。震為大塗，有行象震
善鳴，有告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孚與中人所有，但人情不激則不發，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固
守本有之德，非棄之也。

對外來而言，故曰固有。二居中正之位，以履順為益。三居多凶
之位，以應變為益。

經繹曰：初剛正，任大作。二柔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
任益，惟凶事乃益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于此。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六四大臣不中，不能以益下為心，非中行也。故戒之以愛養斯
民為志，而合于中行，凡見之攸往涉川，无非計安斯民之心，則
入告爾后，无弗從矣。且下可得民，雖以遷國，民亦依之，无不利。

烏夫民情安土重遷但能益下民尚為依况其他乎中行之善如此。

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參而酌之合于天理斯為中也。中行則吾所欲行即君所欲行告之無不見從者雖或適遭其變而至于遷國亦无不利舉此為例只是申明告公從之意不可平對洪覺山曰動大衆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而能有成者告公從則民心之從可知。蘇紫溪曰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天者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取象四本陽也遷陽于下坤有國

邑象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從者以四以益下為志也。君豈不諒其心而用其言乎。要見主上无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四能以益下為志故告公從也。程敬承曰中而行以三有其孚四有其志之為行樞也。不然偽為中非真能行中也。烏在其告公而公從。金汝白曰三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言有孚用圭而四直言從者三不正而四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陽剛主益是其惠下者皆自真實之心出之有孚惠心元吉奚問烏但見被惠者亦有孚以惠我德而无解于心王道之

感人深矣。

有孚二句宜直截讀。王道無較功利之心。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安問元吉哉。此惠心之出于有孚者也。然雖不問元吉而民固惠其德矣。其德其惠亦出于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于誠意。鄭孩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實心惠民而勿問元吉。

潘雪松曰。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于己。惟求諸心。而惠自下于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顧問哉。如天施鳥不問其施。如地生鳥不問其有孚。惠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德即是心。自施者言曰心自受者言曰德。惠我德。即康衢之謠。粒我烝民。莫非爾極者。所謂民悅无疆。其道大光也。

洪覺山曰。惠何以言心孚也。惠不在博施濟衆。而在惠人之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无意于惠人之事者。王道也。王道出于心。而見于事者。德也。程敬承曰。有孚惠心。正于勿問。處見得問。則計得計失。有令人喜怒念頭。惠不謂孚矣。龔汝修曰。損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孚也。而益亦曰孚者。何也。益非孚。則假仁義也。故有孚惠心。无心之心也。有孚惠德。无德之德。

也。

六五主益者也。益道以孚為本。故初二三四皆承于五之孚。而以益下為心也。至于臣下用告而主上勿問之矣。孚之至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至誠惠下之心。元吉可无問矣。惠天下者君之志。至于民惠其德是我之惠及天下矣。志不大得乎。

惠施于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于心而无方又何問焉。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志。而以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陽居益極。求益不已。是剥民自奉而不知止者。將見利之所在。人共爭焉。故有莫益之。或擊而奪君之有焉。所以然者。以其立心勿恒。求益不已耳。寧免或擊之凶乎。

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為恒久之道。如過求則无恒矣。求益不已。即是勿恒。益下止此孚心。此孚心原有恒体。勿恒者有孚之反也。

失此恒体。苟便于我。遂不顧人。求之不必有交。獲之不必有故。或擊之凶。固其宜矣。取象巽為不果。為進退有勿恒。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莫益之者。第從求益之一偏。而為辭。未究其害也。若究言之。又有擊之者矣。擊之而曰或者人之求利。不虞其害。而害之來固。

出于意外者故曰或擊之

有外来與求利之心相反胡氏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来也
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来也是孰有以來之哉五之吉由中心
之有孚上之凶由中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

夬 ䷪ 乾下 姤 ䷫ 巽上

陸庸成曰天地之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死者也故陽消于
剝而不能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于夬而不能夬无號旋夬而
姤至夬以五陽夬一陰而聖人猶為君子慮教之以聲其罪協其
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摠
以健且悅者為夬之得其和故爻以中為善姤以一陰遇五陽而

聖人已為君子憂遂惕之女壯戒之勿取而深著其遇之時義獨
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摠之以制於蚤不露其
機者能包小人故爻以包為義

夬 ䷪ 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卦以五陽去一陰是以衆君子去一小人不勞餘力夬之而已
故為夬然夬之勢甚易夬之道實難若彼罪不著吾力不齊遽
侈然安肆不治其私而徒以威武勝恐一陰雖微未必能夬也
故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盡誠號呼集已之朋也猶恐防之疎
而危以慮患不可溺于安肆也猶恐伺之密而反身自治不可

專尚威武也。始是方為決之有辭。制之无隙。小人可去而攸往。利也。

胡雲峰曰。以五陽去一陰。易耳。而彖為危懼。儆戒之詞。不一。揚庭使小人之罪。明乎號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衰而遂安肆。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盛而事威武先自治焉。必如是。乃利有攸。法。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于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哉。

通節宜以揚庭句為主。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无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于天下。使奸人无所逃掩耳。何伯宗曰。子

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而子決欲密君子之機。故其辭危。全彖合旨。全彖重決和二字。有厲不利。即戎皆決和之事。徐

揚庭利
狂決也
乎號有
厲告自
邑不利
即戎和
也

進齋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退衰之一柔。勢若甚易。而聖人不敢。以易忽之。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其心于退屈。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廷之去四凶。周室之去三監。藹賢才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決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決和之義。而勇于一決。机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可不戒哉。唐五王不能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蘇



氏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
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
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
長乃終也。

卦名夬決之義也。卦体以五剛決一柔。是眾君子去一小人。其
去必矣。故名夬。然決之道何如。卦德乾健兌悅。以此而決小
人。健以斷之。既不緩圖。以失机。悅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變。發
皆中節。動中機。宜其決也和矣。何以揚于王庭也。卦体柔乘
五剛。處非其據。小人之罪也。當揚王庭以正之。既曰孚號。君子

之勢集矣。又必危厲者。蓋小人奸險莫測。危以處之。而後謀出
萬全。決小人之道乃光明也。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正矣。又不
剝即戎者。蓋惟理可以服人。若專尚威武。小人遂為吾敵。必取
困窮也。利有攸往者。蓋卦有五剛陰惟一。為剛復一長。則為純
乾而陽道以終。是君子滿朝。乃有成功也。故利攸往。
首節曰剛決柔。名義便凜。不可犯。健悅二向。善其決之道。和非
柔和之和。乃事合机。宜動中肯綮之謂。
二節彭山曰。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
所以其決為和。程敬承曰。孚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
危厲尚矣。自治先焉。不即戎。即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于小人。恃

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于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為純乾。豈一決之力哉。看來君子所以決和者。只是嚴于自治。惟自治則君子道長。而乃終小人自去。矣。朱子曰。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唐錢若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剛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水性潤下。上于天。勢必流決于下。是天所以仁萬物也。君子体以仁。萬民為祿。予加于君子。樂利及于小人。使德惠旁達。猶澤之潰決。王者如天之仁也。苟居德不施。下不蒙澤矣。非君子所宜也。則忌。

李說及
專以
待小人
管

祿恩澤也。德即祿也。君子之尊如天。其德意如澤。居者積而不流。之謂以四海之公利為一人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李衷一曰。澤上於天。萬物被其潤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決之。下則養之。事權雖不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復懷其惠。惟吾之決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幾幸望息之想。安知不挺而相鬪乎。故忌。

六爻合旨。蔡子木曰。夬決去小人。初特別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頡頏。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

下全會通
卷六
三十一

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為近，君所狎暱，不无係憂。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夫。中行所以責人，君凡小人在朝，係戀于君，依違于柄，臣而小，臣動戾，机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纂言曰：偏于健則過剛而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懦。下体健者也，初三陽不中而暴，九二雖健体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体說者也，九四陰不中而懦，九五雖說体而居剛得中，故不懦。爻詞于初三之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壯于頄，于四之次且則勉其不及，故曰臀无膚。二雖健而惧，故曰惕號。五雖說而決，故曰苒陸夬。惟在二五得二体之中，故无過不及，能不偏如是也。至于其間之能決者，則以夬之言之，惟五與三為尊位之主，三為當任。五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夬言之。然不重三之當任，而重五之尊位，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也。是由前言而觀則重二五之得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
蘇紫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也。元祐之朝，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產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啓灾。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結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于國家。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于未形，故苒陸不勝，化庶頑于並生，故暮戎不起。策之上也。不然，寧為牽羊，毋為壯趾。寧為遇雨，毋為次且。此溫太真

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所謂決而和也。

繆老師曰：看來夬初至四大壯也。下四爻若初之壯趾，二之得中。

三之用壯，四之悔亡，皆與大壯相似。四陽稱壯，加九五爻則成。

夬宜重九五一爻，以人君決小人為主。况上六乃君側之惡人，君

苟決其決，何患小人難去哉？故以衆君子之共決，而不有人君之

獨決，豈易言夬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九居下无權，而任壯以決小人，有壯于前趾之象。如是而往，

必不能勝其咎也。乃自為矣。

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壯固不宜，况居

下而任壯乎？即戎則有之矣。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宜

其往不勝也。質卿曰：初九當夬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垂，哀在

小人而可決，故惟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以新進後生一旦決君

側之惡，逞于一擊，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

也。不知舉動輕于一擲，利害及于衆，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

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

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夬又壯于進矣。故加一前字，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初九理勢俱不足以勝小人，是

以不勝之道而往，安所辭咎。

看五字
有講
為咎分
明有激
其遠之
意

下至言通 卷六

程敬承曰與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希勝
勝猶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外耳程敬承曰爻言往不
勝仲尼斷之曰非往不勝也是以不勝而往也使其勝在往也
待衆陽之壯不倚一陽之壯而躁于往矣
陸氏曰夫必勝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若九二則惕號莫夜備之
全也有戎勿恤靜制動也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不在
而勝固已在我先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居柔又得中道所謂健而悅決而和者故知小人難以
力制為之憂惕則謀深又知小人難以獨制為之呼號則
類集幾備鄰是雖小久陰謀不測卒然有意外之變如莫夜有
戎而有備先患勿恤可也

即戎之我在邑有戎之戎在人惟惕號而不即戎故雖有戎而亦
勿恤程敬承曰上六為五剛所決勢不相容必至反噬故有戎
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失中道矣故不利即戎
恐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
質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隆在卦之中
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无小人
也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
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



知哉。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有戎勿恤以其得中道耳憂惕號呼皆決小人之中道而不任壯者也是以有備无患。

中道就惕號上見中與和一道也所決者中即是決而和二可謂勝在往先者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當決時而剛過乎中其決小人也不能潛畜机謀而倖外見為壯頄之象適以啓彼之疑而賈禍矣有凶然君子何必倖以為也顧其心何如耳若果存夬決之心則始雖疑終必合如

獨行遇雨若濡其迹似浼而為君子所愠然終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

壯頄象也非就剛壯見于面目搃之不能密謀而機先洩與下獨行遇雨相反夬是心獨行遇雨若濡是亦有愠是因迹而疑其心无咎是心白而迹不足累之也葉爾瞻曰妙在獨與之遇兩乃壯頄對症藥必先夬云者惟志果決方能獨行其密計至迹濡見愠于衆所弗惜也彼壯頄者其氣浮逞其志實未能堅決但隨衆意行其剛暴耳故獨遇必以夬為主曰若濡則非實濡也

頄卿曰九三當決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

獨字

行內
術出于
尋常惕
號之外
幾不少
露所謂
也

○

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于時，審之于心，籌之于夙夜，而斷之于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愠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于心，而苟同于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淺也。皆不得言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取象九三乾之君子，剛斷在心，有夬之象。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上，成兌之主，兩者和于兌之象。

象曰：君子夬，終无咎也。君子患无夬之心耳。心誠夬，其謀必深。始雖若濡，終必決去而无咎矣。

○

加一終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鄭孩如曰：與其始之白于迹，而見凶孰若終之白于心，而萬全也。深避形迹，而不顧國事者，亦非忠智之士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羊悔亡，聞言不信。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欲與眾陽競進，然行又不進，不能決以成功，為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悔之道也。此不知牽羊之術耳。若能遜眾陽于先，而已隨之，則因人成事，庶得進而悔亡矣。但恐聞牽羊之言而不信也。

臀无膚，二象一意不可對。是欲進而不能進，牽羊者代為之計也。

下經會通 卷六 四十一

聞言不信，策其不信，正以激其信也。賁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剗，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惟效牽羊者，從容和緩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聞言而不見信也。時之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如此。天下事何嘗不壞于此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机括在此。方猷夫曰：三能進而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于二爻見決之道也。

凡牽羊者，從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若據本義，則羊指君子牽羊使君子在前，看來不必作先人後已說。只是牽引同進，行止與俱意。滿雪松又以上六之陰如羊在前，陰不可力

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也。取象无膚次且，皆

以兌毀折得之。兌為羊，乾處兌後，牽羊象兌為口舌，聞言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何以次且而不能進，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不足也。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矣，而又不能信者，蓋其志有所昏聽之不明也。

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惟剗明者能之。聰不明，耳根位不當，來惟剗果不足者，暗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于无膚次且也。

程軼可曰：此爻時說牽羊者，教其勿競進，聞言者恐其銳進而

信也。看來此爻是剛果不足，不能決小人者。還是聖人因其次且而不能進，故教隨陽以進，而又恐其終不能進也。故以聞言不信，而分朋教他善，其進之意居多，戒其銳進之意居少。但註中有一時，志在上進句，講中甚要分曉，亦不必泥。

九五莫陸夬，中行无咎。

五近上六人主狎，通小人不猶莫陸感陰氣之多乎，是其咎也。第恐心係不能決耳。若能果決其決，不啻比昵而又合于中行，如所謂健而悅決而和者，則可去小人而无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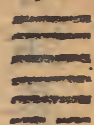
夬，堅其必決之志耳。中行因夬，生來四字勿平。蓋君與小人狎昵已深，信任既久，一旦除之太速，多生意外之變，所以有中行

之戒。

近上 不患 于決 患不 決夬 始為 中行 无咎 其佳

一說潘雪松曰：莫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甚易。九五以剛尊之主，而決一陰，如莫陸然，特慎心係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夬。蓋九五原為上六所深入，豕所謂揚于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為中行，而无咎，謂夬始為中行，非合于中行之說。彥陵氏曰：人君之去小人，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悅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為中。馮文所曰：五最近于上勢，接則彼易彌情，昵則此難斷，即過于決其于中，无過咎也。天下有過剛而无咎者，五之中行是也。

耳。

姤  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央盡而乾陰已盡去而此一陰忽生是君子滿朝偶一小人僅于其間不期而遇故為姤姤僅一小人若寡偶耳將來牽引必且滅貞猶女之漸壯而制男為君子此時用之是自貽害也當嚴為之絕勿與共事如女之壯而勿取可也

聖人名卦一陽始生曰復若期而至也一陰始生曰姤謂不期而來也姤有憂駭之意自姤以往為遜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蓋語其漸也言將來必壯盛而敵君子也

此請女
此木程
子說

朱本
說

比由君子用之故藉其勢以為壯耳陽授之柄而陰滋其類故至

一小人進眾小人皆進君子始受害矣故以勿用取女戒之

兩若曰女壯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

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

一說不以陰漸長為女壯而以一小人之寡敵君子之眾為女壯

揚氏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

子惧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全彖合旨 須看數箇遇字遇即時也不可與長即義也遇最微

而時義則大也君子宜急為計耳

吳氏曰彖詞雖慮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

下全會通 卷六 四十五

而道得行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以一柔遇五剛是君子用事而小人忽遁遇非所願也故名姤詞曰勿用取女者蓋小人進而用事皆君子與之柄而使長耳故當防微杜漸不可與長也然論陰陽淑慝之分則是遇也不可有而論陰陽相須之機則是遇也不可无蓋使天道獨陽无陰則生物亦幾乎息卦体一陰忽生是天以純陽用事之日得地以助其化則燥烈濟以滋潤品物咸章矣造化以遇成功也使君道純剛无柔則治化亦

幾乎窒卦体以九居五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出之以中行之以正則剛不過暴教化大行矣聖人以遇成治也斯天人相遇之善也然品物咸章已為剝落之漸治化大行即成禍亂之階乃知一陰始生端甚微而勢必盛此識微之主防于未然也姤之時義大矣哉不可忽已

首節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柔遇剛蓋五剛无心于遇柔而柔之敢于遇之也便見其為女壯意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能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二節長是消長之長舊說作不可久與共事非也大凡小人漸長

必有君子任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不可與長。戒君子也。

天地兩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處來。蘇軾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幹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姤于時為夏至。是氣動于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况世道也。惟願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于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茲其遇也。不亦大哉。君德之剛合于中正。而大行。是與天地之化並隆者。而程傳以中正主二五。君臣相遇。說本義以中正指九五。主位說俱可。從傳曰二與五皆以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也。時說云。以剛德而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顯。而治化大行于天下矣。不可從。

姤之時。此句接卦名來。非贊姤之大也。一陰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体所遇之盛。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冰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隱言之也。鄭孩如曰。天下方歌舞太平。而已有孔壬小人潛伏其中。而不自覺。故聖人重之。有形之患。能使人畏者未大也。无形之患。能使人墮者乃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姤之象也元后体此以遇萬民施命令以播告四方焉夫人君尊居九重固難與民相遇雖清問咨訪何能家至戶曉惟是敷言下建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林氏曰四方既洞吾情意而兩成相遇即小人有煬灶之奸亦无所庸矣此雖聖主遇下之道亦是抑遏小人第一義取象乾為施巽為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命令誥曰方所以防微陰也

六爻合旨

程獻可曰卦以一陰遇五陽則初陰小人也五陽君子也然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令小人進故聖人

既於初止之又于二四五言包制之二五能包制也四不能包制也然亦必遇而後包制耳三與上皆與陰不相遇焉求善包之道惟五之剛遇中正上矣二則次之彼重剛者不中者皆不免于凶厲吝者也乃知有剛遇中正天下大行矣患有小人哉

蘇紫溪曰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但遇豈可一日无碩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无以成咸章之化而况世道哉聖人之心天

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
 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
 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然有納
 污穢垢之量。茲遇之也。不謂之善遇乎。堯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
 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乎蹢躅之漸。而侯明捷記引以並生。敷
 告要囚。愆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
 之中。而潛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
 並生于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蹢躅。

初陰始生。小人用事之初也。猶可止之。故戒曰天下不可无君。

子為小人者。能寢害正之心。而自止不進。如繫于金柅。則得正
 而受君子之賜。乃吉。若乘浸長之勢。往以肆害君子。是自失履
 庇。凶立見矣。但其勢必猖獗。今雖微弱。他日不可制者。猶羸豕
 必至于蹢躅也。君子可以弱而忽諸。

一以禍福喻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
 于小人。繫者自止也。註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只是防
 微杜漸。不利賓之謂羸弱也。豕陰物。孚必也。蹢躅行貌。取象金
 柅。遇二之堅剛也。巽為進退。故有繫有往。且巽寃為躁卦。故有跳
 躑欲行之勢。小人極汚濁。亦善跳跟。故取象于豕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小人依阿。洪忍最易牽引。故以繫于金柅止之。
觀一牽字。便是躡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躡躅之乎。而先為是以過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遇。以用事之君子而小人在管轄之中。最難得此机也。猶魚之在包。莛莪可得而制矣。乘此制之。消其不遜。則陰禍不及。庶可免咎。苟失此机。欲制而何及矣。貽禍衆君子。可勝言哉。故以不利賓戒之。

包有魚。只說有可制之机制。之還在无咎上。胡雲峰曰。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曰。包魚。如包莛之包。容之于內。使不得逸于外也。失

今不制而使遇于衆。姤之有魚。將為剥之貫魚矣。可畏哉。

一說以包容解包字。蘇紫溪曰。古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君子激之也。曰包有魚。則以無容之量包之。既不邇。亦不激。无咎。

一說賓字乃賓主之賓。凡我同類皆主也。初陰始來。如賓鳥。既曰包。恐君子太優容之。過故曰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以義斷之言。不宜以賓禮及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者。義當乘其機會而制之。不可使及于賓也。

玩一義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專其責于二也。唐彙菴曰。不利賓。正言其所以包之故也。四與初

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不利賓而使之及賓義所不敢出也。按一陰生矣。行且一而二。二而三。與之遇者誰乎。二不容辭其責也。故說一義字。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上下无遇。性躁而勢孤也。故平居无樂善之朋。難乎其安。上行无汲引之士。難乎其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雖不免孤危之厲。亦何有黨邪之傷。无大咎。

此存用
說後統
為士若
不得所
遇言

徐進齋曰。一陰在上。故一之五陽皆趨而上。始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九三之志亦在乎初。但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

進退不能。故曰无膚次且。經緯曰。始之初。即夫之上。始之三。即

夫之四。夫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始三爻相攻。欲遇之。而

莫能自制。為情異。而无膚次且之象。同

看来此爻宜主制小人。說諸陽皆用心以擯陰。三見其勢之將至。

欲坐而待之。而心則不安。欲往而制之。而勢又不能。以巽不果得

之。所以厲也。以不為柔牽。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行次且者。上下无遇。是以孤立而行未進也。

未牽。謂未得牽引。借進之人亦佳。宜以制小人言。行未牽與柔

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

與主制
亦久言
身卦合
音

以民言

所率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正應四所蒞之民也。已遇于二，是民歸于人不我厲矣。為包无魚之象，民心既離，禍亂從此起也。故曰起凶。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于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後以正應之分，則小人亦民也，不可无也。故三爻猶幸于遠而四遠之則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豈有无故去者，非上之失道，何以致民之遠？則民之去已實已遠之也。

小人言

爻言民遠已，象言已遠民。一說初陰之來已，所可力制者，不能包制使之跳梁，天下禍從此起矣。象言上人念切民瘼，必思制小人，无魚之凶，由其遠民不為之計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以陽剛中正，主持世道，是以君子之領袖而制始進用事之小人，猶以杞包瓜，勢若易矣。然彼方盛而我方衰，天實為之，將何如以挽回哉？必含華韜美，深密其謀，潛制小人于聲色不動之中，則天運可回，而陽之消者，倏然來復，若從天而降也。有隕自天。

以君子制小人言，亦有作君說者。杞樹高大，能制下之瓜蔓，不實

時說
多一如
說不直

字見
不是

而自潰比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得逞也。新說含章正是包瓜。程敬承曰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可自盡其心力而為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含章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文所謂包瓜者即此可以默回造化而吾道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信非五之含章不能轉姤而為復也。張陽和曰夾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遇之也難故含晦章美其用藏。李去非曰初六取象不一于本爻則曰豕于二四則曰魚于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勢之將躡躅義之不及賓終必至于大潰也。以杞包則勢不及賓而不至躡躅矣。不利賓恐其失之疎含章恐其失之激也。

胡氏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進昔之潛龍化為羸豕局面頓更事体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于包而能含聽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取象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此象。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含章由有中正之德涵養深厚故能才華不露靜以制之也。有隕自天由以挽回天命為志念不舍所以能回天也。程敬承曰姤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陽之盛而

下經會通 卷六 五十三

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舍章者大作用也。此有大涵養者所能也。中正二字其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乎。然舍章即是中正不自斂其陽剛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為中正乎。志不舍命全在舍章內看出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舍章二字。舍章即是志不舍命。舍則不舍。則不舍。念茲在茲。縈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舍置得下。故不敢放膽發露出來。其密。舍于中。高者必其割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何伯宗曰。委于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于形迹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為之制。而自通于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說承又曰。夫姤俱一柔。再五夫。而五夫。婦之五包。而此舍。何異施也。決之不力。則不盡。望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慎其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總見夫所當決而非。舍所當舍而非從矣。

上九始其角吝九咎

上九以剛居上。既驕亢自高。而无位。又獨立无助。盖不問其當遇與否。而于世一无所遇矣。為始其角之象。是不遇其所當遇。雖孤立而吝。不遇其所不當遇。則无傷而何咎。

前解依舊說。看來宜以制小人言。蘇紫溪曰。三與上俱曰吝。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九五舍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始角。

宜依

下經會通

卷六

五十五

如夫之壯頰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觀此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始其角者由以剛居上。驕亢絕物窮亦甚矣。是以吝也。窮字從上字來。惟在上故窮于遇而得吝。然與其尚而遇毋寧窮而吝乎。

萃 坤上 巽下

纂言曰萃升皆自坤取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為主于下。故坤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萃 坤上 兌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君民萃也。剛中而應君臣萃也。澤上于地萬物萃也。故名萃。夫萃之時正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故在王者宜假于有廟聚精神以昭祀事。而祖考精神于此聚焉。在君子必利見大人。觀觀光以亨其道。第不宜妄希遇合。而利于貞耳。然假廟非徒聚精神也。必用大牲以昭民力之普存。則祭必受福而吉。見大人非徒聚以正也。必有攸往以樹千古之殊勛。斯不負奇遘而利處萃之道如此。以王格廟士見君立說。用大牲。假廟中事。攸往見大人以後事者。

諸說紛
券惟見
大人殿
无主乃

萃 卷六 五十五

龐反不
為植黨
之說皆
此論時
爭不可
不亨曰
宜如此
氣說

本萃來。萃則精神聚。故假廟。萃則學問聚。故見君。萃可倫物。故大牲從其豐。萃可有為。故假往樹其績。看來大人句。宜說萃之時。利于正道。唯見有德之大人。方可亨通。而利于正。如此說方直截。

舊說俱作四平看。約說曰。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人聚則當有主。物聚則當施用。事聚則當往幹。

一說四事。以王者晉下黃葵峰曰。萃王者大一統之時。天下既萃之日也。王者天下既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諸侯吉禮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如舜典格于文祖。武成

紀于周廟。即假廟也。舜典四岳日觀羣后四朝。武成庶邦冢君受命于周。即見大人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武成庚戌柴望。即用大牲也。舜典命禹往平水土。命稷往播百谷。命契往敷五教。命皋陶往明五刑。命伯夷后夔往典禮樂。武成脩五教。舉三事。立信義。行官賞。即攸往也。

全彖合旨。全彖宜以順以悅。剛中而應。貫下面致。孝亨致以順悅也。聚以正聚。以剛中而應也。順天命順以順。以說剛中而應也。是即天地萬物之情也。而聚大矣。孝享聚正。若不分貼。俱承首節來說。亦可言。以此順以說剛中而應者。假廟則為孝。享利見則為聚。正用大牲有攸往。則為順天命也。

下在會通 卷六 五十一

程。猷。可。曰。首。節。聚。處。即。是。天。命。下。面。不。過。因。而。順。之。耳。順。天。命。處。即。是。聚。處。即。是。情。要。看。得。合。一。大。抵。萃。之。時。皆。神。之。精。神。于。我。疑。聚。是。乃。天。命。我。屬。矣。自。非。假。廟。利。見。大。牲。攸。往。何。以。洽。神。人。而。承。帝。眷。哉。至。于。能。順。天。命。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分。明。是。萃。之。精。神。通。于。天。地。萬。物。也。天。地。即。神。萬。物。即。人。也。搃。之。天。人。于。我。聚。而。我。更。有。以。聚。之。耳。一。單。重。剛。中。亦。可。陸。庸。成。曰。人。心。不。順。以。說。則。不。能。萃。如。順。說。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蘇。子。瞻。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悅。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皆。是。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名萃者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兌悅是民順以從君悅以先民也卦體剛中而應是君誠于下交臣切于上應也必如此然後為聚故名萃萃則王假有廟豈靡文哉致吾孝之誠享于親也利見大人豈干祿哉行君臣之義聚以正也用大牲利攸往一順乎天命耳天命者天理自然時而已矣禮隨時豐功以時建皆天命宜然所以吉而利也夫觀卦而萃和上下矣觀詞而萃洽神人矣豈惟是哉陽倡陰和天地亦此萃也聲應氣

萃卦 卷六 五十七

求萬物亦此萃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况君臣爨天地而理萬物者哉。

首節要見順必本于說應必本于剛中。責成到君上去。

二節致孝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躬致之者也。孝在格廟先

但于此時致以享耳。聚以正即利貞曰亨者以得萃之正為亨也。

順天命猶言順時。損之二益利之不利非其時矣。一說順天命即

在人心上。看出蘇紫溪曰傳曰天命謂性忠孝皆性也。又曰帝天

之命主于人心尊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

廟之孝事親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

所在即天命所在故曰順。

朱節玩一情字萃不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情志若乖何由得

聚。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

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蘇紫溪曰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地

自天地自我萬物自萬物判不相屬。吾之精神既聚則天與我

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網緼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吾心

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萬物滋茂萃之象也。君子以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

而不防則亂。于是修戢戎器以豫倫乎不虞所以保其萃也。

○
神上
精人
之宜
可見
之情
天地
萬物
自天
地我
自我
萬物
自萬
物判
不相
屬吾
之精
神既
聚則
天與
我一
地與
我一
萬物
與我
一網
緼化
醇之
景象
不在
造化
而在
吾心

萃
五
十
九

戒不虞正除戎器之意萃之世人情紛紜或有意外之變除戎器
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
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

聞之師曰萃之時必有文事亦必有武備假有廟文事也除戎器
武備也如是天下之心合矣

六爻合旨六爻皆得无咎者何也萃貴以正應為孚非應為
亂无應為嗟為涕初之若號二之引吉孚以正也三雖无應而上
乃其類亦不失為正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雖无
應而未敢安然亦不失為正也

游讓溪曰六爻何以皆有戒詞也初戒乃亂二示引吉三戒嗟如

萃在

下以萃上為正而易于失正者下之常也四有不當之嫌五有匪
孚之憂上有齋咨之恐上以能萃天下之眾為正而難于得眾者
上之常也必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為聚以正而有大人之亨乎
彥陵氏曰人之情莫真于聚散曰號曰笑曰嗟曰咨曰涕洟此
皆真情所發見故歸于孚所謂見天地之情者以此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應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孚不終心志惑亂二
陰為比其萃妄矣是其咎也將何如而免哉呼號正應以求萃
雖從遠靡定眾且團聚而笑然號者正也笑者邪也但勿恤而
往以從正則有孚克終无妄萃之咎矣

萃書道

卷之六
生亦主
說

此示妄萃者以反正也。洪覺山曰：號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之態也。一握是衆人團聚之稱。筮者，兌說之象也。或云棄密通而乾踈遠則筮昧本始而修晚節則又筮勿恤決其當自信也。一說鄭孩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比六爻參看。比初爻言孚，此亦言孚，皆孚乎九五也。比無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孚於五。萃有四陽，又為初之應，故初於五孚不終而亂萃於四。夫四雖正應而乃權臣，五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孚於五而萃於四，非利見大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為筮者，媚與媚竄之見勿恤而徃從大人，則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乃亂乃萃，應四之志亂也。使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

汝吉曰：堅其孚而徃，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尊陽。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是五其所事之君，二陰同德之友也。必牽引以萃，則得以人事君之道，不負臣責矣。吉无咎，然此存賢一念，乃忠受之誠，所謂孚也。止此孚心，自足上徹宸衷，安用儀文哉。猶祭者有其孚誠，雖用禴可也。

引即是孚者，萃之本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于外，用禴之義也。蘇氏曰：上

照五匪
字看引
字極今
蘇紫溪
但主此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引而吉无咎者由其愛君許國之忠不變其初也不然其不亂

萃者幾希

中即是孚紫溪曰人之心孚則不变不孚則多為物所遷孚則光

不変正
初三
三
皆三
下皆
耳而
交耳

不孚則多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变五匪孚故云未光
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

吉之大吉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臣合德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六三陰柔无應是

无德而人莫與者故欲依權勢以立功名徒嗟如而无所利為

三計者惟往從上六之故交則得萃而无嗟如之咎矣但陰極

无位乃三向所羞為友者以不得萃而往何相從之晚哉故小

吝要以理所當往小吝不必恤矣

往无咎决其從上之是也小吝惜其從上之晚也玩初六之詞見

衆後不必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而從

要補此
意
小吝若
以別初
之往无
咎也

上不可不早

行可曰萃初三兩陰皆欲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五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何也。亦以上居悅極能巽以受之也。不然能強合乎。

聖人慮其有疑慮之心。特言上巽以堅其必往耳。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是大臣而任君民之萃矣。可復居陰

不正。蹈邪媚之咎乎。故必事君臨民者。不為容悅。不為要結。如是。是大吉而後君民兩无負也。乃得无咎。

傳曰自古不正而得君者多矣。不正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桓魯之季氏也。得為大吉乎。得为无咎乎。中溪曰。四近君。應

初比三。皆有求萃于四之意。聚以不正。不无僭竊之咎。象旨曰。九四近臣居多。慎之地。非君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以

大吉戒之。游氏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釁孽之萌。謹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必大吉而得无咎者。由其居陰而位不當。君民之間。未必其出

于正故欲其大吉也。萃位惟九五。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胡氏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中正居尊。是以元永貞固之德。居崇高富貴之位。萃有位者也。德稱其位。固无咎矣。如有未歸而匪孚者。正治之累。不免于悔。然亦奚必勤兵哉。位自修其元永貞之德。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亡矣。

有字要着。即位乎天。之意。已是心无不孚了。匪孚一段。不過借。

民情以增修其德耳。如苗民逆命。帝所誕敷。文德是已。九四比群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蘇紫以曰。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居說体。或者粉飾徒工。而六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求諸心也。乾元坤元。此是生之。之心。正有孚之本。体也。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如一。悔可亡矣。

立行可曰。此一陽統五陰。一則專。二則衆陰順從。惟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三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有匪孚。元永貞之戒。胡氏曰。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詞。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

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萬邦作孚君志乃光萃有位而猶有匪孚者志豈得為光乎

未光是不能自歎非病民也乃病已德之未洽也操未光之志則元永貞必有真修矣

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上當萃極而散之時處上獨立遠近无助危莫甚焉若能恐懼

以圖脩省如齋咨涕洟則危者可平而无咎矣

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周用齋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

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憂懼有

做戒修德意自口曰齋咨自目曰洟自鼻曰涕取象兌口齋

咨象兌澤涕洟象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得萃則安上六求萃不得豈敢晏然自安于上故憂懼

如是耳

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未安陸庸成曰上之未安者何

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

此後乃最後安者

之所宜居也。故求萃於下。憂泣以示未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項氏曰。六爻皆不嫌于求萃。然則為上計。柰何曰不安于上。而萃于五。易上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詞。明有可變之理也。

升 坤上 巽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變柔上居四。是以柔嘉。君子乘時登庸也。故名升。夫君子既升。當得元亨。吾見其用見大人也。臣主初交。情分即投。勿恤見擯矣。由是南征而大有展布。勲業隨顯而吉也。此元亨也。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要看得

不必如
時說分
始升既
對

串得君所以行道也。不言利見而言用見。何也。利見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齊來一直說下更佳。程敬承曰。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為。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全彖合旨。全彖總是柔以時升。一句巽順即柔也。剛中而應見大人。南征即時升也。柔字最重。蓋升非難。在于知時。非難在于用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剛中而應也。志行也。誰非時升之元亨乎。而本于巽而順則皆以柔道行之也。蓋仕進之途。絕无利于用

系會通 卷六 六十一

剛者。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卦名升者。變自解來。柔本居三。今進而升于四。是以柔嘉之臣。乘机邁會。適當其時矣。故名升。而何以元亨也。蓋君子之升。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卦德內巽。是深潛。續密。非欲速躁進者。而外順。又能從容審量。非冒時于進者。皆可升之德也。卦體剛中。是我抱匡時之畧。而應且君。切樂道之誠。又可升之會也。其德其機。皆利于升。是以元亨。然亨莫大于得君。惟用見勿恤。則千載明良之會。豈遺有慶也。亨莫大于行道。惟忘吉。則致君

澤民之志。以遂志行也。皆所為元亨。而非時升。冒有此哉。

首節。陸續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柔謂巽。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

二三節。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而應

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

以剛中。則巽順。為媚悅。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有

慶。即解勿恤字。志行即解吉字。當一直說。紫溪曰。見大人。南征

是一時事。升之時。君固慶于得臣。亦慶于得君。既慶矣。安用恤

之上。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升于大猷。可必也。此志未行。安得

為有慶哉。

時非即
以順而
升不錄
不就之

剛中

下經會通

卷六

六十一

○象曰地中生才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以漸而長升之象也君子以天理之在入心得養則長失養則消于是慎以崇德自一念一事積而至于高明廣大與木之生何異哉

積字有積漸積累兩意程啟承曰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德本高大原于細微處發端君子慎德即于細微處從頭慎起而積之以至于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關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由為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升亦晉也語錄云慎是徹首徹

順原是 坤順取 義何必 源作慎 辭依朱 于作順 其固然 以積漸 既為是

尾工夫木之生日滋長一日不長則枯德要曰進一日不進便退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日如是如是如是便做成矣積小下學也高大上達也

六又合旨 立行可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上

升而為四也以二体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

升而為四也以二体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

汪都山曰萃升二卦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六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與否為得失耳九五當眾賢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眾志固无不孚矣群賢之升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同升亦有用享之象初之允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志行也六五因眾賢之升益開其太階平之治眾賢固為之助矣萃極則齋升極則冥又皆持滿之戒也紀聞曰初言允升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上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于升而求升于已凡志之不令與不孚有疑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

所謂升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當升而巽于二陽故二陽信之援以同升志行孚于同類荐揚達于朝運矣得君行道端由此也信能升而大吉此後進之士得先達之士為之援引也允信也晉三眾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一陽所信也大字宜玩允大作用大建立皆在此大字內象者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故言允升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允升大吉者以二陽志欲上進而初與之合故藉其荐揚而大

吉也

上謂二三如二以剛中孚君三以剛正進臨志皆欲升者玩合志
二字見君子援引不可虛聲動也

馮文所曰初九升信于二也二用禴孚于五也信于剛則不為援
孚于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无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上交五以虛中下應是人臣所以自結于君者孚誠
耳何假外飾哉猶祭乃利用禴也此事君之正非客悅也无咎
程敬承曰臣主之間煩得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為本惟既
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揚誠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

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也二惟孚
以獲上此初能附之升耳 雪松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
二之孚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與君相孚則得君而道可行矣不有喜乎

唐氏曰喜即南征之言也象自五言言有慶君臣之會交自二
言有喜升志之行 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
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况于人乎
喜而後可知也

九三升虛邑

有喜是
字誠上
通君臣
體合意

三以陽剛當升時是負謀王出國之才而際皇路廓清之會故其升也沛然南征不猶虛邑之升蕩无阻碍者乎

此已在位之臣

一說黃葵逢曰虛邑非謂空虛無人之邑也所謂禮讓之國以謙虛冲讓相尚者也。以推賢讓能為尚而無嫉妬屈曲傾陷之風真有虛邑之象。取象坤象國邑坤体虛故曰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者以陽剛當升時既具才猷又逢際會豁然通達何疑碍也

或曰疑是已之疑滯非人之疑阻也于德无疑事于时无滯机

上所疑
釋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順而升是人臣推誠上交猶王者以誠事神也為王用

亨于岐山之象則君心自格臣職无愧矣吉无咎

坤体本順又以柔居柔至順也順有積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或

曰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隱也四承五近臣也

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于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

言順其義可見也王指文王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

也岐山之業始于太王成于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

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王用亨乎。岐山者，言人臣恭順不失以事一人，事君如事天也。故取此象。

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者耶？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當升居尊，有居陰不正之嫌，故必黜功利之私，崇蕩平之軌，則天德純而王道溥，治化之升于大猷也，可不勞而致矣。其吉如升階之易者。

所謂有純主之心，乃有純王之治。一說以柔居尊，本不正也。貞吉者，戒之應剛中以為貞也。君臣一心，賢才盡進，所以能升世道如升階。取象坤為土，故曰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王者以致治為願，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願治之志大慰矣。

彖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大得志，其義一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君子學，為善之心；與小人學，為利之心，一也。陰居升極，昏冥于利欲而不知止，何利哉？曷若返其逐利者而用于不息之貞，乃為利也。

此聖人轉移之也。而若曰：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謂雖冥升之久而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工夫即

在利字內。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求升者豈不欲常享其盛哉乃在上而冥升則悖理已甚立見
消退而富不可保矣。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于升則冥用之于貞則利冥坤極
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之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冥消之道也。

困 兌上 巽下 井 坎上 巽下

陸庸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
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
為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亨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

為靜深之本原五之所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証吉贊之
以元吉何也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寒井為通困澤中无水井木上有水

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困 兌上 巽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掩是君子遭遭挫抑而正氣不得展舒故為困夫君子
不能必其无困而恃焉有所處困者惟是太然自得身困而心
則亨則得處困之貞矣是貞也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故
必大人迺能如此而吉且无咎也不然彼小人者一當困窮輒

曉、烏發其不平之鳴。適以招怨而不為人信耳。是不能亨者也。大人豈若是哉。

兩卦貞
此則亨
則得其

舊說內明外晦非也。通節重亨字。亨就是貞。吉无咎就是亨。有言不信。反言以決其當亨也。摠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紫溪曰：困德之辨亦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所以異于大人也。困不忘于心。故不忘于言。此是不能亨。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其忘心也。程敬承曰：不信非人不能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命矣。蓋取困窮非又

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名困者。卦体剛為柔掩。是君子為小人所掩。正氣不伸。故困也。然不免于困者。君子也。能善處困者。亦君子也。卦德坎險。兌悅。是處拂鬱之中。太然自得。身雖困而不失其心之亨也。此辭所以謂亨也。若此者。其惟君子乎。故詞曰貞而又曰大人吉者。蓋歸之君子。亦以君子有剛中之德也。剛則不屈。中則不倚。所以處困能亨。且為得正而吉也。彼云有言不信者。以困之所

尚亨耳苟徒尚口乃憤激而自取窮也豈能亨之君子哉

首節胡氏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三剛

皆掩于柔窮无所容所以為困

二節不失字所字俱妙困非能亨有所亨者沈德培曰吾心原自

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不失這是見真

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入每乘其柔荏

柔荏則沾戀沾戀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憍虛

憍則易至耗折故貴中剛與中合則陶洗淨涵養純何弗亨何弗

貞尚口乃窮乃字要看困何足窮惟心失所亨而急于自明乃至

于窮正亨對趙汝楫曰其惟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于

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故曰貞大人言以剛中也剛

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尚口乃窮无可通之理矣兌為口

舌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傍輩吹枯

噓生互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体之以處困為患難之來係

于剛常名節者固有志也則論是非不論利害委命斡旋无所

顧惜于以遂己之志非困而亨者乎

致命非心定要死只是拚一死去做事凡人做事稍有顧惜此志

便不能遂矣陸氏曰亨莫亨于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

命可致而志不可奪即是亨處

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于命也遂即自得之謂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困剛掩也卦以三柔掩三剛為象然剛為

柔掩者吉而柔掩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掩九二之剛則初三

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掩四五之剛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爻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掩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之

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四上困于四五方且

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乾龜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

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能困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

方有慶有與有悅而我則不明不詳終身凶途而已為之柰何聖

人于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于心

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掩剛之惡

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衽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小

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

蘇紫溪曰處困誠有道矣文曰亨貞周曰有悅孔曰致命遂志安

往非樂安往非天至于酒食之困為而慶金車之困為而終赤紱

之困為而悅葛藟之困為而吉則生于憂患天且弗違矣不然幽

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嘗

有不困之心无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為

危機矣

初六 卷六 七十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以陰柔居困之底是當險阻之地而才不足運用坐困者也為臀困于株木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以出于困而居暗之甚又智不能觀變終于困而已又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

更証極
合爻象
下卦坎
坎為清
伏

時說以首句為无才下二句為无智者來才與智非二件无智正是无才大抵陰柔者多暗宜重智邊故象曰幽不明也臀困是困于下而不能行乃坐困象下二句是无智而終于困耳株木之有刺者人之体行則趾在下坐則臀在下坎幽暗有幽谷象三歲覿之成久也唐疑菴曰玩豕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剛在困能

不失所亨耳陰柔必不能也况初三本為險者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濟困者惟是智能察幾入于幽谷以其暗甚不能明義理識時勢耳

幽故不明洪覺山曰困之善在陽也陽斯明而見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元凶无咎

二以剛中當困時是王事賢勞以才受困且寵遇方來責任愈重不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乎人臣處此當精白一心以圖報效之誠如享祀然乃為利也雖或所遭非時不能違時立

征凶帶
言柳揚
說下得
肯

下全會通 卷六 七十一

功而不免。凶然。忠臣報主。惟知致命。遂志之義。必如是。而无
歎耳。何咎。
此爻。揔是忠臣。自任以濟困。凶一轉。甚言義不得避耳。時說利
用以下。謂時不可為。但竭誠事君。則利。若必行濟困。則凶。然此非
德不足也。限于時耳。干義何咎哉。不如前講直截。程敬承曰。征凶
非不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
自竭誠以圖報效。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
去。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樂。而先主言聽計從。
信任愈篤。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終偏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凜
然有生氣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得君之慶也。何以有是哉。惟剛中之德。足以濟困。故
有君寵之慶也。

一說慶以福慶。及天下言。亦可。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
時。困于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固匡時之業。所由成者。
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
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
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于亂亡。此之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前推九四以上。

婦以看
方合卦

升既堅剛而難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又剛銳而難依為困于石
據于蒺藜之象則危亡立至雖有上六之應終難保矣故又為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何如哉
困石反為所困也據蒺藜反失所依也入宮不見妻又失其安居
也此失位無應之象

程猷可曰此爻宜以柔掩剛上說以困石為主下二句皆原此句
來小人欲困君子以有同心者為之應六三原恃上六為應而上
六見三之進退兩難故不為之應耳子瞻曰小人易合而難久故
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結交而掩剛其終初六之賢困六三之妻亡
取象兌為剛鹵亦有石象荀九家易坎為蒺藜三內体故言宮

上兌女故言妻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而求配于上六上
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官則是矣而非其妻故言入其宮不見其妻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者以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也入其宮不見其妻者
危亡立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困甚恃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
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哉祇為九二所隔而困于
金車耳此四之羞吝也然正應有終合之理究之徐者不終徐
困者不終困而有終也

先云九
二未徐
徐未字
指四為

有以來徐、作初六言者不可從。唐疑菴曰：四為初正應，豈不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解。二解則初自解矣。其來之徐者，困于金車耳。前講惟四來徐，故初困于金車。此說四之來徐，由初之困于金車。二說俱佳。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四來徐，矣而志未嘗不在初也。夫人第患无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

小象畧四之才，言四之志曰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一說蘇紫溪曰：四五同為上六所掩，進而見權，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四曰徐，五曰乃徐，其

勢然也。象曰：志在下者，四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為賢而犯于難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為近習蔽也。下則乘剛為強臣迫也。

故象劓則夫臣下本備使令者，既為所傷，則无所用而反為困。故象困于赤紱，始之不悅也。如是哉！幸剛中說体，是內英明而外善調，故能徐以圖之，制服近習，駕馭強臣，而有悅也。至于有悅，則臣下胥化矣，不猶祭祀之誠而久當獲福乎？

彥陵氏曰：英主見制于群小，多不能寧耐，常以輕發而敗。此又徐

字極重。徐字有不動聲色靜以俟之意。朱君綬也。取以為應于上之象。赤臣綬也。取以為困于下之象。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利用祭祀由剛中之德來。剛中即誠。則无不格也。四五皆言徐以皆說侂也。且困時不可亟求通也。游氏曰。困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終有說。凶吉者以皆說侂而善處困也。

一說利用祭祀不喪七鬯之意。知其不可力爭。靜俟機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可主宗廟社稷之祭矣。亦可從象曰。剝剛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五之剝剛為上下所制。則主威不振。豈得志之時乎。乃徐有說

者以不偏而中。故順理常直。足以馭下。不終于困也。利用祭祀者。以此中直事神。必監之而福祉綏矣。何臣下之難化哉。看來中直二字。只重中字。區處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直。故能去群小而有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凶

上六陰柔才弱也。困極時窮也。故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為困于葛藟于臲臲之象。動輒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所以然者。陰柔不振。以至此耳。當此而不翻然猛省。非夫也。誠能一旦悔悟。變柔為剛。則振拔有為。可凶而吉。无復葛藟臲臲之悔矣。

下五爻
不
言
此
獨
言
其
善
變

時當困極聖人全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復與之以征吉。程敬承曰。兌口自言為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机亦變机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无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者。陰處困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矣。吉行則困斯亨矣。

未當以陰柔言。動悔有悔。其吉全在干行。聖人要人打起精神幹耳。按六爻多以行取義。蓋困塞之時。以得行為亨。初言言二

五言救膝。四言車皆行具也。至此而曰吉行。悉亨途矣。然非善變不及也。

會通六卷終

程頤子曰。凡自言為白。動悔是自訟。亦有悔也。是悔也。亦
也。知其動悔而悔。豈處物。亦動悔。前是動不得。而更
變動。以求通。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死行也。困。以得行。
會通六卷。終。而曰。吉。行。川。口。不。且。是。行。用。是。行。也。

子曰。困于葛藟。未嘗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者。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吉。行。也。困。則極。其才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

